

前806年，周宣王22年，郑桓公元年

〔郑桓公〕友初封于郑。 —《郑世家》

郑桓公元年始封。周宣王母弟。 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74年，周幽王8年，郑桓公33年，

桓公为司徒，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，问于史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余惧及焉，其何所可以逃死？”史伯对曰：“王室将卑，戎、狄必昌，不可偪也。当成周者，南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；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；西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；东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邹、莒；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，则皆蛮、荆、戎、狄之人也。非亲则顽，不可入也。其济、洛、河、颍之间乎！是其子男之国，虢、郟为大，虢叔恃劳，郟仲恃险，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，而加之以贪冒。君若以周难之故，寄孥与贿焉，不敢不许。周乱而弊，是骄而贪，必将背君，君若以成周之众，奉辞伐罪，无不克矣。若克二邑，郟、弊、补、舟、依、柔、历、华，君之土也。若前华后河，右洛左济，主芣、騶而食溱、洧，修典刑以守之，是可以少固。”

公曰：“南方不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：伯霜、仲雪、叔熊、季紂。叔熊逃难于濮而蛮，季紂是立，葷氏将起之，祸又不克。是天启之心也，又甚聪明和协，盖其先王。臣闻之，天之所启，十世不替。夫其子孙必光启土，不可偪也。且重、黎之后也，夫黎为高辛氏火正，以淳耀敦大，天明地德，光照四海，故命之曰祝融，其功大矣。夫成天地之大功者，其子孙未尝不章，虞、夏、商、周是也。虞幕能听协风，以成乐物生者也。夏禹能单平水土，以品处庶类者也。商契能和合五教，以保于百姓者也。周弃能播百谷疏，以衣食民人者也。其后皆为王公侯伯。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，以生柔嘉材者也，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。佐制物于前代者，昆吾为夏伯矣，大彭、豕韦为商伯矣。当周末有。己姓昆吾、苏、顾、温、董，董姓鬲夷、豳龙，则夏灭之矣。彭姓彭祖、豕韦、诸稽，则商灭之矣。秃姓舟人，则周灭之矣。云姓郟、郟、路、偃阳，曹姓邹、莒，皆为采卫，或在王室，或在夷、狄，莫之数也。而又无令闻，必不兴矣。斟姓无后。融之兴者，其在半姓乎？”半姓越不足命也。蛮半蛮矣，唯荆实有昭德，若周衰，其必兴矣。姜、嬴、荆、半，实与诸姬代相干也。姜，伯夷之后也，嬴，伯翳之后也。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，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。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，周衰其将至矣。”

公曰：“谢西之九州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其民沓贪而忍，不可因也。唯谢、郟之间，其豕君侈骄，其民怠沓其君，而未及周德，若更君而周训之，是易取也，且可长用也。”

公曰：“周其弊乎？”对曰：“殆于必弊者也。《泰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今王弃高明昭显，而好谗慝暗昧；恶角犀丰盈，而近顽童穷固。去和而取同。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；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，以成百物。是以和五味以调口，刚四支以卫体，和六律以聪耳，正七体以役心，平八索以成人，建九纪以立纯德，合十数以调百体。出千品，具万方，计亿事，材兆物，收经入，行骸极。故王者居九畹之田，收经入以食兆民，周训而能用之，和乐如一。夫如是，和之至也。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，求财于有方，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，务和同也。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。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剽同。天夺之明，欲无弊，得乎？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，而立以为卿士，与剽同也；弃聘后而立内妾，好穷固也，侏儒戚施，实御在侧，近顽童也；周法不昭，而妇言是行，用谗慝也；不建立卿士，而妖试幸措，行暗昧也。是物也，不可以久。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：‘檠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’于是宣王闻之，有夫妇鬻是器者，王使执而戮之。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，惧而弃之。此人也，收以奔褒。天之命此入矣，其又何可为乎？《训语》有之曰：‘夏之衰也，褒人之神化为二龙，以同于王庭，而言曰：余，褒之二君也。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，莫吉。卜请其鬻而藏之，吉。乃布焉而策告之，龙亡而鬻在，楛而藏之，传郊之。’及殷、周，莫之发也。及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鬻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不帙而谏之，化为玄鼃，以入于王府。府之童妾未既鬻而遭之，既笄而孕，当宣王时而生。不夫而育，故惧而弃之。为弧服者方戮在路，夫妇哀其夜号也，而取之以逸，逃于褒。褒人褒姒有狱，而以为入于王，王遂置之，而嬖是女也。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。天之生此久矣，其为毒也大矣，将使侯淫德而加之焉。毒之酋腊者，其杀也滋速。申、缙、西戎方强，王室方骚，将以纵欲，不亦难乎？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，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，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，周不守矣！缙与西戎方将德申，申、吕方强，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，王师若在，其救之亦必然矣。王心怒矣，虢公从矣，凡周存亡，不三稔矣！君若欲避其难，其速规所矣，时至而求用，恐无及也！”

公曰：“若周衰，诸姬其孰兴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武实昭文之功，文之祚尽，武其嗣乎！武王之子，应、韩不在，其在晋乎！距险而邻于小，若加以德，可以大启。”公曰：“姜、嬴其孰兴？”对曰：“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，秦仲、齐侯，姜、嬴之雋也，且大，其将兴乎？”公说，乃东寄帑与贿，虢、郟受之，十邑皆有寄地。

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，九年而王室始骚，十一年而毙。及平王之末，而

秦、晋、齐、楚代兴，秦景、襄于是乎取周土，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，齐庄、僖于是乎小伯，楚蚘冒于是乎始启于濮。 — 《国语 郑语》

幽王以为司徒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773年，周幽王9年，郑桓公34年，
东徙其民洛东，而虢、郟果献十邑，竟国之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771年，周幽王11年，郑桓公36年，
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，并杀桓公，子武公掘突立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770年，周平王元年，郑武公元年，
郑武公滑突元年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61年，周平王10年，郑武公10年，
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，曰武姜。生太子寤生，生之难，及生，夫人弗爱。

后生小子叔段，段生易，夫人爱之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娶申侯女武姜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57年，周平王14年，郑武公14年，
生庄公寤生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54年，周平王17年，郑武公17年，
生太叔段，母欲立段，公不听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44年，周平王27年，郑武公27年，
武公疾。夫人请公，欲立叔段为太子，公弗听。是岁，武公卒，子庄公寤生立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743年，周平王28年，郑庄公元年，

封弟段于京，号太叔。段至京，缮治甲兵，与其母武姜谋袭郑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庄公元年，祭仲相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22年，周平王49年，郑庄公22年，

夏，郑伯克段于鄆。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严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，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。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”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鄆，公伐诸鄆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鄆”。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颖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”。既而悔之。颖考叔为颖谷封人。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，未尝君之羹，请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洩洩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君子曰：“颖考叔，纯孝也，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其是之谓乎？”

郑共叔之乱，公孙滑出奔卫。卫人为之伐郑，取廩延。郑人以王师、虢师伐卫南鄙。请师于邾。邾子使私于公子豫，豫请往，公弗许，遂行。及邾人、郑人盟于翼。 —《左传 隐公元年》

段果袭郑，武姜为内应。庄公发兵伐段，段走。伐京，京人畔段，段出走鄆，鄆溃，段出奔共。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颖，誓言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毋相见也”。居岁余，已悔思母。颖谷之考叔有献于公，公赐食。考叔曰：“臣有母，请君食赐臣母。”庄公曰：“我甚思母，恶负盟，奈何？”考叔曰：“穿地至黄泉，则相见矣。”于是遂从之，见母。 —《郑世家》

段作乱，奔。 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21年，周平王50年，郑庄公23年，

郑人伐卫，讨公孙滑之乱也。 —《左传 隐公二年》

公悔思母，不见，穿地相见。 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20年，周平王51年，郑庄公24年，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，王贰乎虢。郑伯怨王，王曰：“无之”。故周、郑交质，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、郑交恶。

〔宋〕使公子冯出居于郑。

冬，齐、郑盟于石门，寻卢之盟也。庚戌，郑伯之车僨于济。 —《左传

隐公三年》

宋繆公卒，公子冯奔郑。郑侵周地，取禾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侵周，取禾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19年，周桓王元年，郑庄公25年，

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。

秋，翬帅师会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。 — 《春秋 隐公四年》

宋殇公之即位也，公子冯出奔郑，郑人欲纳之。及卫州吁立，将修先君之怨于郑，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，使告于宋曰：“君若伐郑以除君害，君为主，敝邑以赋与陈、蔡从，则卫国之愿也。”宋人许之。于是，陈、蔡方睦于卫，故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，围其东门，五日而还。公问于众仲曰：“卫州吁其成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以德和民，不闻以乱。以乱，犹治丝而棼之也。夫州吁，阻兵而安忍，阻兵无众，安忍无亲，众叛亲离，难以济矣。夫兵犹火也，弗戢，将自焚也。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，于是乎不务令德，而欲以乱成，必不免矣。”

秋，诸侯复伐郑。宋公使来乞师，公辞之。羽父请以师会之，公弗许，固请而行。故书曰：“翬帅师”，疾之也。诸侯之师败郑徒兵，取其禾而还。

— 《左传 隐公四年》

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，与宋伐郑，以冯故也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718年，周桓王2年，郑庄公26年，

曲沃庄伯以郑人、邢人伐翼，王使尹氏、武氏助之，翼侯奔随。

四月，郑人侵卫牧，以报东门之役。卫人以燕师伐郑。郑祭足、原繁、洩驾以三军军其前，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。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。六月，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。君子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

宋人取邾田。邾人告于郑曰：“请君释憾于宋，敝邑为道。”郑人以王师会之。伐宋，入其郛，以报东门之役。

宋人伐郑，围长葛，以报入郛之役也。 — 《左传 隐公五年》

前717年，周桓王3年，郑庄公27年，

春，郑人来渝平，更成也。

五月庚申，郑伯侵陈，大获。往岁，郑伯请成于陈，陈侯不许。五父谏曰：“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君其许郑。”陈侯曰：“宋、卫实难，郑何能为？”遂不许。君子曰：“善不可失，恶不可长，其陈桓公之谓乎。长恶不悛，从自及也。虽欲救之，其将能乎？《商书》曰：‘恶之易也，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迓，其犹可扑灭？’周任有言曰：‘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，芟夷蒞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。’”

秋，宋人取长葛。

冬，京师来告饥。公为之请余于宋、卫、齐、郑，礼也。

郑伯如周，始朝桓王也。王不礼焉。周桓公言于王曰：“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焉依。善郑以劝来者，犹惧不既，况不礼焉。郑不来矣！”——《左传 隐公六年》

始朝周桓王。桓王怒其取禾，弗礼也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始朝王，王不礼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16年，周桓王4年，郑庄公28年，

秋，宋及郑平。

陈及郑平。十二月，陈五父如郑涖盟。壬申，及郑伯盟，畝如忘。洩伯曰：“五父必不免，不赖盟矣。”郑良佐如陈涖盟。辛巳，及陈侯盟，亦知陈之将乱也。

郑公子忽在王所，故陈侯请妻之。郑伯许之，乃成昏。——《左传 隐公七年》

前715年，周桓王5年，郑庄公29年，

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，以泰山之祊易许田。三月，郑伯使宛来归祊，不祀泰山也。

四月甲辰，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媵。辛亥，以媵氏归。甲寅，入于郑。陈鍼子送女。先配而后祖。鍼子曰：“是不为夫妇。诬其祖矣，非礼也。何以能育？”

齐人卒平宋、卫于郑。秋，会于温，盟于瓦屋，以释东门之役，礼也。

八月丙戌，郑伯以齐人朝王，礼也。——《左传 隐公八年》

庄公怒周弗礼，与鲁易祊、许田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与鲁易祊，易许田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14年，周桓王6年，郑庄公30年，

宋公不王。郑伯为王左卿士，以王命讨之，伐宋。宋以入郟之役怨公，不告命。公怒，绝宋使。秋，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。

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。患戎师，曰：“彼徒我车，惧其侵轶我也。”公子突曰：“使勇而无刚者尝寇，而速去之。君为三覆以待之。戎轻而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。先者见获必务进，进而遇覆必速奔，后者不救，则无继矣。乃可以逞。”从之。戎人之前遇覆者奔。祝聃逐之。衷戎师，前后击之，尽殪。戎师大奔。十一月甲寅，郑人大败戎师。——《左传 隐公九年》

前713年，周桓王7年，郑庄公31年，

夏五月，羽父先会齐侯、郑伯伐宋。

六月戊申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老桃。壬戌，公败宋师于菅。庚午，郑师入

郟，辛未，归于我。庚辰，郑师入防；辛巳，归于我。君子谓：“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。以王命讨不庭，不贪其土以劳王爵，正之体也。”

秋七月庚寅，郑师入郊。犹在郊，宋人、卫人入郑。蔡人从之，伐戴。八月壬戌，郑伯围戴。癸亥，克之，取三师焉。宋、卫既入郑，而以伐戴召蔡人，蔡人怒，故不和而败。

九月戊寅，郑伯入宋。

冬，齐人、郑人入郟，讨违王命也。——《左传 隐公十年》

前712年，周桓王8年，郑庄公32年，

夏，公会郑伯于邾，谋伐许也。郑伯将伐许，五月甲辰，授兵于大宫。公孙阙与颖考叔争车，颖考叔挟辴以走，子都拔棘以逐之，及大逵，弗及，子都怒。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。庚辰，傅于许。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。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瑕叔盈又以螯弧登，周麾而曰：“君登矣！”郑师毕登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

齐侯以许让公。公曰：“君谓许不共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，虽有君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”乃与郑人。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，曰：“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鬪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，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。无滋他族，实偪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乎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唯许国之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”

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寘于许，我死，乃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于此，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孙日失其序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，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”

郑伯使卒出豶，行出犬鸡，以诅射颖考叔者。君子谓：“郑庄公失政刑矣。政以治民，刑以正邪，既无德政，又无威刑，是以及邪。邪而诅之，将何益矣！”

王取郟、刘、蔿、邠之田于郑，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：温、原、緄、樊、隰郟、欒茅、向、盟、州、陘、隄、怀。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。恕而行之，德之则也，礼之经也。已弗能有而以与人，人之不至，不亦宜乎。

郑、息有违言，息侯伐郑。郑伯与战于竟，息师大败而还。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。不度德，不量力，不亲亲，不征辞，不察有罪，犯五不韪而以伐人

，其丧师也，不亦宜乎！

冬十月，郑伯以虢师伐宋。壬戌，大败宋师，以报其入郑也。——《左传 隐公十一年》

前711年，周桓王9年，郑庄公33年，

元年春，公即位，修好于郑。郑人请复祀周公，卒易祊田。公许之，三月，郑伯以璧假许田，为周公祊故也。

夏四月丁未，公及郑伯盟于越，结祊成也。

冬，郑伯拜盟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元年》

以璧加鲁易许田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10年，周桓王10年，郑庄公34年，

〔宋〕已杀孔父而弑殇公，召庄公子于郑而立之，以亲郑。

蔡侯、郑伯会于邓，始惧楚也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二年》

前707年，周桓王13年，郑庄公37年，

王夺郑伯政，郑伯不朝。

秋，王以诸侯伐郑，郑伯御之。王为中军；虢公林父将右军，蔡人、卫人属焉；周公黑肩将左军，陈人属焉。

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、卫人，为右拒以当陈人，曰：“陈乱，民莫有斗心，若先犯之，必奔。王卒顾之，必乱。蔡、卫不枝，固将先奔。既而萃于王卒，可以集事。”从之。曼伯为右拒，祭仲足为左拒，原繁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，为鱼丽之陈，先偏后伍，伍承弥缝。战于繻葛，命二拒曰：“旃动而鼓。”蔡、卫、陈皆奔，王卒乱。郑师合以攻之，王卒大败。祝聃射王中肩，王亦能军。祝聃请从之。公曰：“君子不欲多上人，况敢陵天子乎！苟自救也，社稷无损，多矣。”

夜，郑伯使祭足劳王，且问左右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五年》

庄公不朝周，周桓王率陈、蔡、虢、卫伐郑。庄公与祭仲、高渠弥发兵自救，王师大败。祝聃射中王臂。祝聃请从之，郑伯止之，曰：“犯长且难之，况敢陵天子乎？”乃止，夜令祭仲问王疾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伐周，伤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06年，周桓王14年，郑庄公38年，

北戎伐齐，齐侯使乞师于郑。郑太子忽帅师救齐。六月，大败戎师，获其二帅大良、少良，甲首三百，以献于齐。于是，诸侯之大夫戍齐，齐人馈之饩，使鲁为其班，后郑。郑忽以其有功也，怒，故有郎之师。

公之未昏于齐也，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。太子忽辞，人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人各有耦，齐大，非吾耦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求多福’。在我而已，大

国何为？”君子曰：“善自为谋。”及其败戎师也，齐侯又请妻之，固辞。人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无事于齐，吾犹不敢，今以君命奔齐之急，而受室以归，是以师昏也。民其谓我何？”遂辞诸郑伯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六年》

北戎伐齐，齐使求救，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。齐釐公欲妻之，忽谢曰：“我小国，非齐敌也。”时祭仲与俱，劝使取之，曰：“君多内宠，太子无大援将不立，三公子皆君也。”所谓三公子者，太子忽，其弟突，次弟子亯也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太子忽救齐，齐将妻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705年，周桓王15年，郑庄公39年，

夏，盟、向求成于郑，既而背之。秋，郑人、齐人、卫人伐盟、向。王迁盟、向之民于郑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七年》

前702年，周桓王18年，郑庄公42年，

冬，齐、卫、郑战于郎，我有辞也。初，北戎病齐，诸侯救之。郑公子忽有功焉。齐人饷诸侯，使鲁次之。鲁以周班后郑。郑人怒，请师于齐。齐人以卫师助之，故不称侵伐。先书齐、卫，王爵也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十年》

前701年，周桓王19年，郑庄公43年，

春正月，齐人、卫人、郑人盟于恶曹。

夏五月，郑伯寤生卒。

秋七月，葬郑庄公。

九月，宋人执郑祭仲。突归于郑。郑忽出奔卫。——《春秋 桓公十一年》

十一年春，齐、卫、郑、宋盟于恶曹。

郑昭公之败北戎也，齐人将妻之，昭公辞。祭仲曰：“必取之，君多内宠，子无大援，将不立。三公子，皆君也。”弗从。夏，郑庄公卒。初，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，庄公使为卿。为公娶邓嫫，生昭公，故祭仲立之。宋雍氏女于郑庄公，曰雍姑，生厉公。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，故诱祭仲而执之，曰：“不立突，将死。”亦执厉公而求赂焉。祭仲与宋人盟，以厉公归而立之。秋九月丁亥，昭公奔卫。己亥，厉公立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十一年》

郑庄公卒。初，祭仲甚有宠于庄公，庄公使为卿，公使娶邓女，生太子忽，故祭仲立之，是为昭公。庄公又取于宋雍氏女，生厉公突。雍氏有宠于宋，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，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，曰：“不立突，将死”。亦执突以求赂焉。祭仲许宋，与宋盟。以突归，立之。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，九月（辛）[丁]亥，忽出奔卫。己亥，突至郑，立，是为厉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700年，周桓王20年，郑厉公元年

丙戌，公会郑伯，盟于武父。

十有二月，及郑师伐宋。丁未，战于宋。——《春秋 桓公十二年》

公欲平宋、郑。秋，公及宋公盟于句渚之丘。宋成未可知也，故又会于虚。冬，又会于龟。宋公辞平，故与郑伯盟于武父。遂帅师而伐，战焉，宋无信也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十二年》

郑厉公突元年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9年，周桓王21年，郑厉公2年，

春二月，公会纪侯、郑伯。——《春秋 桓公十三年》

宋多责赂于郑，郑不堪命，故以纪、鲁及齐，与宋、卫、燕战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十三年》

前698年，周桓王22年，郑厉公3年，

春正月，公会郑伯于曹。

郑伯使其弟语来盟。

宋人以齐人、蔡人、卫人、陈人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桓公十四年》

夏，郑子人来寻盟，且修曹之会。

冬，宋人以诸侯伐郑，报宋之战也。焚渠门，入及大逵。伐东郊，取牛首。以大宫之椽归，为卢门之椽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十四年》

诸侯伐我，报宋故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7年，周桓王23年，郑厉公4年，

五月，郑伯突出奔蔡。

郑世子忽复归于郑。

秋九月，郑伯突入于栎。

冬十有一月，公会宋公、卫侯、陈侯于袤，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桓公十五年》
祭仲专，郑伯患之，使其媵雍纠杀之。将享诸郊，雍姬知之，谓其母曰：“父与夫孰亲？”其母曰：“人尽夫也，父一而已。胡可比也？”遂告祭仲曰：“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，吾惑之，以告。”祭仲杀雍纠，尸诸周氏之丘。公载以出，曰：“谋及妇人，宜其死也。”

夏，厉公出奔蔡。

六月乙亥，昭公入。

秋，郑伯因栎人杀檀伯，而遂居栎。

冬，会于袤，谋伐郑，将纳厉公也。弗克而还。——《左传 桓公十五年》
祭仲专国政。厉公患之，阴使其媵雍纠欲杀祭仲。纠妻，祭仲女也，知之，谓其母曰：“父与夫孰亲？”母曰：“父一而已，人尽夫也。”女乃告祭仲，祭仲反杀雍纠，戮之于市。厉公无奈祭仲何，怒纠曰：“谋及妇人，死固宜哉”

！”

夏，厉公出居边邑栎。祭仲迎昭公忽，六月乙亥，复入郑，即位。

秋，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，遂居之。诸侯闻厉公出奔，伐郑，弗克而去。宋颇予厉公兵，自守于栎，郑以故亦不伐栎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祭仲立忽，公出居栎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6年，周庄王元年，郑昭公元年，

春正月，会于曹，谋伐郑也。

夏，伐郑。

秋七月，公至自伐郑，以饮至之礼也。 — 《左传 桓公十六年》

郑昭公忽元年，忽母邓女，祭仲取之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5年，周庄王2年，郑昭公2年，

初，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，昭公恶之，固谏不听。昭公立，惧其杀己也。辛卯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。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。 — 《左传 桓公十七年》

自昭公为太子时，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，太子忽恶之，庄公弗听，卒用渠弥为卿。及昭公即位，惧其杀己，冬十月，渠弥与昭公出猎，射杀昭公于野。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，乃更立昭公弟子亶为君，是为子亶也，无谥号。

— 《郑世家》

渠弥杀昭公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4年，周庄王3年，郑子亶元年，

秋，齐侯师于首止，子亶会之，高渠弥相。七月戊戌，齐人杀子亶而轘高渠弥，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。是行也，祭仲知之，故称疾不往。人曰：“祭仲以知免。”仲曰：“信之。” — 《左传 桓公十八年》

子亶元年七月，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，郑子亶往会，高渠弥相，从，祭仲称疾不行。所以然者，子亶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，尝会斗，相仇，及会诸侯，祭仲请子亶无行。子亶曰：“齐强，而厉公居栎，即不往，是率诸侯伐我，内厉公。我不如往，往何遽必辱，且又何至是！”卒行。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，故称疾。子亶至，不谢齐侯，齐侯怒，遂伏甲兵而杀子亶。高渠弥亡归，归与祭仲谋，召子亶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，是为郑子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子亶元年齐杀子亶，昭公弟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3年，周庄王4年，郑子婴元年，

郑子婴元年，子亶之弟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91年，周庄王6年，郑子婴3年，

冬，次于滑，将会郑伯谋纪故也。郑伯辞以难。 — 《左传 庄公三年》

前686年，周庄王11年，郑子婴8年，

郑祭仲死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680年，周厘王2年，郑子婴14年，

冬，单伯会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于鄆。 — 《春秋 庄公十四年》

郑厉公自栎侵郑，及大陵，获傅瑕。傅瑕曰：“苟舍我，吾请纳君。”与之盟而赦之。六月甲子，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。

初，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，内蛇死。六年而厉公入。公闻之，问于申繻曰：“犹有妖乎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所恶，其气焰以取之，妖由人兴也。人无衅焉，妖不自作。人弃常则妖兴，故有妖。”

厉公入，遂杀傅瑕。使谓原繁曰：“傅瑕贰，周有常刑，既伏其罪矣。纳我而无二心者，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，吾愿与伯父图之。且寡人出，伯父无里言。入又不念寡人，寡人憾焉。”对曰：“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。社稷有主而外其心，其何贰如之？苟主社稷，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？臣无二心，天之制也。子仪在位十四年矣，而谋召君者，庸非贰乎？庄公之子犹有八人，若皆以官爵行赂，劝贰而可以济事，君其若之何？臣闻命矣。”乃缢而死。 — 《左传 庄公十四年》

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，要以求入。假曰：“舍我，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”。厉公与盟，乃舍之。六月甲子，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，突自栎复入即位。初，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，内蛇死。居六年，厉公果复入。入而让其伯父原曰：“我亡国外居，伯父无意入我，亦甚矣。”原曰：“事君无二心，人臣之职也。原知罪矣。”遂自杀。厉公于是谓甫假曰：“子之事君有二心矣。”遂诛之。假曰：“重德不报，诚然哉！”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679年，周厘王3年，郑厉公〔后〕元年，

春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会于鄆。

郑人侵宋。 — 《春秋 庄公十五年》

春，复会焉，齐始霸也。

秋，诸侯为宋伐邾。郑人间之而侵宋。 — 《左传 庄公十五年》

齐桓公始霸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厉公元年，厉公亡后十七岁复入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78年，周厘王4年，郑厉公〔后〕2年，

夏，宋人、齐人、卫人伐郑。

秋，荆伐郑。

冬十二月，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滑伯、滕子同盟于幽。 — 《春秋 庄公十六年》

夏，诸侯伐郑，宋故也。

郑伯自栎入，缓告于楚。秋，楚伐郑，及栎，为不礼故也。

郑伯治于于雍纠之乱者。九月，杀公子阍，刖强鉏。公父定叔出奔卫。三年而复之，曰：“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。”使以十月入，曰：“良月也，就盈数焉。”君子谓：“强鉏不能卫其足。”

冬十月，同盟于幽，郑成也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十六年》

诸侯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77年，周厘王5年，郑厉公〔后〕3年，

春，齐人执郑詹，郑不朝也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十七年》

前676年，周惠王元年，郑厉公〔后〕4年，

虢公、晋侯、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十八年》

前675年，周惠王2年，郑厉公〔后〕5年，

燕、卫与周惠王弟穧伐王，王出奔温，立弟穧为王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674年，周惠王3年，郑厉公〔后〕6年，

春，郑伯和王室，不克。执燕仲父。

夏，郑伯遂以王归，王处于栎。

秋，王及郑伯入于郕。遂入成周，取其宝器而还。

冬，王子穧享五大夫，乐及徧舞。郑伯闻之，见虢叔，曰：“寡人闻之，哀乐失时，殃咎必至。今王子穧歌舞不倦，乐祸也。夫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！奸王之位，祸孰大焉？临祸忘忧，忧必及之。盍纳王乎？”虢公曰：“寡人之愿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庄公二十年》

惠王三年，边伯、石速、蔿国出王而立子穧。王处于郑三年。王子穧饮三大夫酒，子国为客，乐及徧舞。郑厉公见虢叔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！今吾闻子穧歌舞不息，乐祸也。夫出王而代其位，祸孰大焉！临祸忘忧，是谓乐祸。祸必及之，盍纳王乎？”虢叔许诺。郑伯将王自圉门入，虢叔自北门入，杀子穧及三大夫，王乃入也。——《国语 周语上》

惠王告急郑，厉公发兵击周王子穧，弗胜，于是与周惠王归，王居于栎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673年，周惠王4年，郑厉公〔后〕7年，

春，胥命于弭。夏，同伐王城。郑伯将王，自圉门入，虢叔自北门入，杀王子穧及五大夫。郑伯享王于阙西辟，乐备。王与之武公之略，自虎牢以东。原曰：“郑伯效尤，其亦将有咎。”五月，郑厉公卒。

王巡虢守。虢公为王宫于珪，王与之酒泉。郑伯之享王也，王以后之盘鉴

予之。虢公请器，王予之爵。郑伯由是始恶于王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二十一年》

春，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穧而入惠王于周。秋，厉公卒。子文公躋立。厉公初立四岁，亡居栎，居栎十七岁，复入，立七岁，与亡凡二十八年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救周乱，入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72年，周惠王5年，郑文公元年

郑文公捷元年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67年，周惠王10年，郑文公6年

夏，同盟于幽，陈、郑服也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二十七年》

前666年，周惠王11年，郑文公7年

秋，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，入于桔柣之门。子元、斗梧、耿之不比为旃，斗班、王孙游、王孙喜殿。众车入自纯门，及逵市。县门不发，楚言而出。子元曰：“郑有人焉。”诸侯救郑，楚师夜遁。郑人将奔桐丘，谍告曰：“楚幕有乌。”乃止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》

前665年，周惠王12年，郑文公8年，

夏，郑侵许。凡师有钟鼓曰伐，无曰侵，轻曰袭。——《左传 庄公二十九年》

前660年，周惠王17年，郑文公13年，

郑弃其师。——《春秋 闵公二年》

郑人恶高克，使帅师次于河上，久而弗召，师溃而归。高克奔陈。郑人为之赋《清人》。——《左传 闵公二年》

前659年，周惠王18年，郑文公14年，

秋，楚人伐郑，郑即齐故也。盟于羸，谋救郑也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元年》

前658年，周惠王19年，郑文公15年，

冬，楚人伐郑，斗章囚聃伯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二年》

前657年，周惠王20年，郑文公16年，

楚人伐郑，郑伯欲成，孔叔不可。曰：“齐方勤我，弃德不祥。”——《左传 僖公三年》

前656年，周惠王21年，郑文公17年，

王正月，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侵蔡。蔡溃。遂伐楚，次于陟。

冬十有二月，公孙兹帅师会齐人、宋人、卫人、郑人、许人、曹人侵陈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四年》

陈轅涛涂谓郑申侯曰：“师出于陈、郑之间，国必甚病。若出东方，观兵

于东夷，循海而归，其可也。”申侯曰：“善。”涛涂以告，齐侯许之。申侯见，曰：“师老矣，若出于东方而遇敌，惧不可用也。若出于陈、郑之间，共其资粮屣屣，其可也。”齐侯说，与之虎牢。执轅涛涂。秋，伐陈，讨不忠也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四年》

齐桓公以兵破蔡，遂伐楚，至召陵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655年，周惠王22年，郑文公18年，

公及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。

郑伯逃归，不盟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五年》

陈轅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已于召陵，故劝之城其赐邑，曰：“美城之，大名也，子孙不忘。吾助子请。”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，美。遂谮诸郑伯曰：“美城其赐邑，将以叛也。”申侯由是得罪。

秋，诸侯盟。王使周公召郑伯，曰：“吾抚女以从楚，辅之以晋，可以少安。”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，故逃归不盟。孔叔止之曰：“国君不可以轻，轻则失亲。失亲患必至，病而乞盟，所丧多矣，君必悔之。”弗听，逃其师而归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五年》

前654年，周惠王23年，郑文公19年，

夏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伐郑，围新城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六年》

夏，诸侯伐郑，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。围新密，郑所以不时城也。

秋，楚子围许以救郑。诸侯救许，乃还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六年》

前653年，周惠王24年，郑文公20年，

七年春，齐人伐郑，孔叔言于郑伯曰：“谚有之曰：‘心则不竞，何惮于病’。既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，所以毙也。国危矣，请下齐以救国。”公曰：“吾知其所由来矣。姑少待我。”对曰：“朝不及夕，何以待君？”夏，郑杀申侯以说于齐，且用陈轅涛涂之谮也。

初，申侯，申出也，有宠于楚文王。文王将死，与之璧，使行，曰：“唯我知女，女专利而不厌，予取予求，不女疵瑕也。后之人将求多于女，女必不免。我死，女必速行。无适小国，将不女容焉。”既葬，出奔郑，又有宠于厉公。子文闻其死也，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，‘知臣莫若君’，弗可改也已”。

秋，盟于宁母，谋郑故也。

郑伯使太子华听命于会。言于齐侯曰：“洩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，实违君命。若君去之以为成，我以郑为内臣，君亦无所不利焉。”齐侯将许之。管仲曰：“君以礼与信属诸侯，而以奸终之，无乃不可乎？子父不好谓礼，守命共时谓信。违此二者，奸莫大焉。”公曰：“诸侯有讨于郑，未捷，今苟有衅

，从之不亦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君若绥之以德，加之以训辞，而帅诸侯以讨郑，郑将覆亡之不暇，岂敢不惧？若总其罪人以临之，郑有辞矣，何惧？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，会而列奸，何以示后嗣？夫诸侯之会，其德刑礼义，无国不记。记奸之位，君盟替矣。作而不记，非盛德也。君其勿许，郑必受盟。夫子华既为太子而求介于大国，以弱其国，亦必不免。郑有叔詹、堵叔、师叔三良为政，未可间也。”齐侯辞焉。子华由是得罪于郑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七年》

前652年，周惠王25年，郑文公21年，

春，盟于洮，谋王室也。郑伯乞盟，请服也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八年》

前651年，周襄王元年，郑文公22年，

夏，公会宰周公、齐侯、宋子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于葵丘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九年》

前649年，周襄王3年，郑文公24年，

文公之贱妾曰燕姑，梦天与之兰，曰：“余为伯儵。余尔祖也。以是为而子，兰有国香”。以梦告文公，文公幸之，而予之草兰为符，遂生子，名曰兰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有妾梦天与之兰，生穆公兰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46年，周襄王6年，郑文公27年，

狄侵郑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十四年》

前645年，周襄王7年，郑文公28年，

三月，公会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，盟于牡丘，遂次于匡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十五年》

前644年，周襄王8年，郑文公29年，

冬十有二月，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邢侯、曹伯于淮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十六年》

前642年，周襄王10年，郑文公31年，

郑伯始朝楚，楚子赐之金，既而悔之，与之盟曰：“无以铸兵。”故以铸三锺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十八年》

前641年，周襄王11年，郑文公32年，

冬，会陈人、蔡人、楚人、郑人盟于齐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十九年》

前640年，周襄王12年，郑文公33年，

滑人叛郑而服于卫。夏，郑公子士、洩堵寇帅师入滑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二十年》

前639年，周襄王13年，郑文公34年，

秋，宋公、楚子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于孟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

二十一年》

襄王十三年，郑人伐滑。王使游孙伯请滑，郑人执之。王怒，将以狄伐郑。富辰谏，王不听。——《国语 周语上》

前638年，周襄王14年，郑文公35年，

夏，宋公、卫侯、许男、滕子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二十二年》

三月，郑伯如楚，夏，宋公伐郑，子鱼曰：“所谓祸在此矣。”

楚人伐宋以救郑。

宋公与楚人战于泓。

丙子晨，郑文夫人芈氏、姜氏、劳楚子于柯泽。楚子使师縶示之俘馘。君子曰：“非礼也。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见兄弟不逾阃，戎事不迓女器。”

丁丑，楚子入享于郑，九献，庭实旅百，加笾豆六品。享毕，夜出文芈送于军，取郑二姬以归。叔詹曰：“楚王其不没乎！为礼卒于无别，无别不可谓礼，将何以没？”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》君如楚，宋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37年，周襄王15年，郑文公36年，〔重耳〕及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。叔詹谏曰：“臣闻天之所启，人弗及也。晋公子有三焉，天其或者将建诸，君其礼焉。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晋公子，姬出也，而至于今，一也。离外之患，而天不靖晋国，殆将启之，二也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，三也。晋、郑同侪，其过子弟，固将礼焉，况天之所启乎？”弗听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》

公子过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。叔詹谏曰：“臣闻之：亲有天，用前训，礼兄弟，资穷困，天所福也。今晋公子有三祚焉，天将启之。同姓不婚，恶不殖也。狐氏出自唐叔。狐姬，伯行之子也，实生重耳。成而雋才，离违而得所，久约而无声，一也。同出九人，唯重耳在，离外之患，而晋国不靖，二也。晋侯日载其怨，外内弃之；重耳日载其德，狐、赵谋之，三也。在《周颂》曰：‘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’荒，大之也。大天所作，可谓亲有天矣。晋、郑兄弟也，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，股肱周室，夹辅平王，平王劳而德之，而赐之盟质，曰：‘世相起也。’若亲有天，获三祚者，可谓大矣。若用前训，文侯之功，武公之业，可为前训。若礼兄弟，晋、郑之亲，王之遗命，可谓兄弟。若资穷困，亡在长幼，还轸诸侯，可谓穷困。弃此四者，以徼天祸，无乃不可乎？君其图之。”弗听。——《国语 晋语四》

晋公子重耳过，文公弗礼。文公弟叔詹曰：“重耳贤，且又同姓，穷而过君，不可无礼。”文公曰：“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，安能尽礼之！”詹曰：“君如弗礼，遂杀之，弗杀，便即反国，为郑忧矣。”文公弗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重耳过，无礼，叔詹谏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36年，周襄王16年，郑文公37年，

郑之入滑也，滑人听命。师还，又即卫。郑公子士洩、堵俞弥帅师伐滑。王使伯服、游孙伯如郑请盟。郑伯怨惠王之而不与厉公爵也，又怨襄王之与卫、滑也，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。王怒，将以狄伐郑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，臣闻之，大上以德抚民，其次亲亲以相及也。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。管蔡郟霍，鲁卫毛聃，郕雍曹滕，毕原酆郇，文之昭也。邴晋应韩，武之穆也。凡蒋邢茅胙祭，周公之胤也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：‘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’其四章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’。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，不废懿亲。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，其若之何？庸勋亲亲，匿近尊贤，德之大者也。即聋从昧，与顽用器，奸之大者也。弃德崇奸，祸之大者也。郑有平、惠之勋，又有厉、宣之亲，弃嬖宠而用三良，于诸姬为近。四德具矣。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，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，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，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器，狄皆则之，四奸具矣。周之有懿德也，犹曰：‘莫如兄弟’，故封建之。其怀柔天下也，犹惧有外侮，干御侮者莫如亲亲，故以亲屏周。召穆公亦云。今周德既衰，于是乎又渝周、召以从诸奸，无乃不可乎？民未忘祸，王又兴之，其若文、武何？”王弗听，使颓叔、桃子出狄师。夏，狄伐郑，取栎。王德狄人，将以其女为后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曰：‘报者倦矣，施者未厌’。狄固贪恹，王又启之，女德无极，妇怨无终，狄必为患。”王又弗听。

秋，颓叔、桃子奉大叔，以狄师伐周。大败周师，获周公忌父、原伯、毛伯、富辰。王出适郑，处于汜。

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，好聚鹬冠。郑伯闻而恶之，使盗诱之。八月，盗杀于陈、宋之间。

宋及楚平，宋成公如楚，还入于郑。郑伯将享之，问礼于皇武子，对曰：“宋，先代之后也，于周为客，天子有事膺焉，有丧拜焉，丰厚可也。”郑伯从之，享宋公有加，礼也。

冬，王使来告曰：“不穀不德，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，鄙在郑地汜，敢告叔父。”臧文仲对曰：“天子蒙尘于外，敢不奔问官守。”王使简师父告于晋，使左鄢父告于秦。天子无出，书曰：“天王出居郑”，辟母弟之难也。天子凶服降名，礼也。郑伯与孔将鉏、石甲父、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汜，而后听其私政，礼也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》

〔襄王〕十七年，王降狄师以伐郑。——《国语 周语上》

春，晋公子重耳反国，立，是为文公。秋，郑入滑，滑听命，已而反与卫

，于是郑伐滑。周襄王使伯鞮请滑。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，而文公父厉公入之，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，又怨襄王之与卫、滑，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鞮。王怒，与翟人伐郑，弗克。冬，翟攻伐襄王，襄王出奔郑，郑文公居王于汜。

—《郑世家》

前635年，周襄王17年，郑文公38年，

晋文公入襄王成周。 —《郑世家》

前633年，周襄王19年，郑文公40年，

冬，楚人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围宋。 —《春秋 僖公二十七年》

前632年，周襄王20年，郑文公41年，

五月癸丑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、卫子、莒子，盟于践土。

。

冬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、陈子、莒子、邾子、秦人于温。 —《春秋 僖公二十八年》

乡役之三月，郑伯如楚致其师，为楚师既败而惧，使子人九行成于晋。晋栾枝入盟郑伯。五月丙午，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。丁未，献楚俘于王，驷介百乘，徒兵千。郑伯傅王，用平礼也。 —《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》

助楚击晋。自晋文公之过无礼，故背晋助楚。 —《郑世家》

前630年，周襄王22年，郑文公43年

晋人侵郑，以观其可攻与否。狄间晋之有郑虞也，夏，狄侵齐。

九月甲午，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汜南。佚之狐言于郑伯曰：“国危矣，若使烛之武见秦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，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”许之，夜缒而出，见秦伯曰：“秦、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秦于君，敢以烦执事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，焉用亡郑以陪邻。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，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，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。”秦伯说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扬孙戍之，乃还。

初，郑公子兰出奔晋，从于晋侯。伐郑，请无与围郑。许之，使待命于东。郑石甲父、侯宣多逆以为太子，以求成于晋，晋人许之。 —《左传 僖公三十年》

文公诛观状以伐郑，反其陴。郑人以名宝行成，公弗许，曰：“予我詹而师还。”詹请往，郑伯弗许，詹固请曰：“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，君何爱

于臣也？”郑人以詹予晋，晋人将烹之。詹曰：“臣愿获尽辞而死，固所愿也。”公听其辞。詹曰：“天降郑祸，使淫观状，弃礼违亲。臣曰：‘不可。夫晋公子贤明，其左右皆卿才，若复其国，而得志于诸侯，祸无赦矣。’今祸及矣。尊明胜患，智也。杀身赎国，忠也。”乃就烹，据鼎耳而疾号曰：“自今以往，知忠以事君者，与詹同。”乃命弗杀，厚为之礼而归之。郑人以詹伯为将军。——《国语 晋语四》

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，讨其助楚攻晋者，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。初，郑文公有三夫人，宠子五人，皆以罪早死。公怒，溉逐群公子。子兰奔晋，从晋文公围郑。时兰事晋文公甚谨，爱幸之，乃私于晋，以求入郑为太子。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。郑文公恐，不敢谓叔詹言。詹闻，言于郑君曰：“臣谓君，君不听臣，晋卒为患。然晋所以围郑，以詹，詹死而赦郑国，詹之愿也。”乃自杀。郑人以詹尸与晋。晋文公曰：“必欲一见郑君，辱之而去。”郑人患之，乃使人私于秦曰：“破郑益晋，非秦之利也。”秦兵罢。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，以告郑。郑大夫石癸曰：“吾闻姑姓乃后稷之元妃，其后当有兴者。子兰母，其后也。且夫人子尽已死，余庶子无如兰贤。今围急，晋以为请，利孰大焉！”遂许晋，与盟，而卒立子兰为太子，晋兵乃罢去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秦晋围我，以晋故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29年，周襄王23年，郑文公44年

郑洩驾恶公子瑕，郑伯亦恶之，故公子瑕出奔楚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三十一年》

前628年，周襄王24年，郑文公45年

夏四月己丑，郑伯捷卒。——《春秋 僖公三十二年》

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潜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叔，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，无乃不可乎！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。勤而无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”公辞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，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。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。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。”蹇叔之子与师，哭而送之，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殽。殽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。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。”秦师遂东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三十二年》

文公卒，子兰立，是为繆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文公薨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27年，周襄王25年，郑穆公元年

春，秦师过周北门，左右免胄而下。超乘者三百乘。王孙满尚幼，观之，言于

王曰：“秦师轻而无礼，必败。轻则寡谋，无礼则脱。入险而脱，又不能谋，能无败乎？”及滑，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，遇之。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，曰：“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，敢犒从者。不腆敝邑，为从者之淹，居则具一日之积，行则备一夕之卫。”且使遽告于郑。郑穆公使视客馆，则束载、厉兵、秣马矣。使皇武子辞焉，曰：“吾子淹久于敝邑，唯是脯资饩牵竭矣。为吾子之将行也，郑之有原圃，犹秦之有具囿也。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，若何？”杞子奔齐，逢孙、扬孙奔宋。孟明曰：“郑有备矣，不可冀也，攻之不克，围之不继，吾其还也。”灭滑而还。

晋、陈、郑伐许，讨其贰于楚也。楚令尹子上侵陈、蔡。陈、蔡成，遂伐郑，将纳公子瑕，门于桔柣之门。瑕覆于周氏之汪。外仆髡屯禽之以献。文夫人敛而葬之郟城之下。——《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》

春，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，至滑，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，故秦兵不至而还，晋败之于崤。初，往年郑文公之卒也，郑司城繆贺以郑情卖之，秦兵故来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郑穆公兰元年，秦袭我，弦高诈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26年，周襄王26年，郑穆公2年

晋文公之季年，诸侯朝晋。卫成公不朝，使孔达侵郑，伐绵、訾，及匡。晋襄公既祥，使告于诸侯而伐卫，及南阳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元年》

前625年，周襄王27年，郑穆公3年

夏六月，公孙敖会宋公、陈侯、郑伯、晋士穀盟于垂陇。

冬，晋人、宋人、陈人、郑人伐秦。——《春秋 文公二年》

郑发兵从晋伐秦，败秦兵于汪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624年，周襄王28年，郑穆公4年

春，王正月，叔孙得臣会晋人、宋人、陈人、卫人、郑人伐沈，沈溃。——《春秋 文公三年》

前620年，周襄王32年，郑穆公8年

秋八月，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，晋侯立故也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七年》

前618年，周顷王元年，郑穆公10年

范山言于楚子曰：“晋君少，不在诸侯，北方可图也。”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。囚公子坚、公子龙及乐耳。郑及楚平。公子遂会晋赵盾、宋华耦、卫孔达、许大夫救郑，不及楚师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九年》

楚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17年，周顷王2年，郑穆公11年

陈侯、郑伯会楚子于息。冬，遂及蔡侯次于厥貉。将以伐宋。宋华御事曰：“楚欲弱我也。先为之弱乎，何必使诱我？我实不能，民何罪？”乃逆楚子，劳，且听命。遂道以田孟诸。宋公为右孟，郑伯为左孟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，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十年》

前614年，周顷王5年，郑穆公14年

冬，公如晋，朝，且寻盟。卫侯会公于沓，请平于晋。公还，郑伯会公于棐，亦主请平于晋。公皆成之。郑伯与公宴于棐。子家赋《鸿雁》。季文子曰：“寡君未免于此。”文子赋《四月》。子家赋《载驰》之四章，文子赋《采薇》之四章。郑伯拜，公答拜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十三年》

前613年，周顷王6年，郑穆公15年

六月，公会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、晋赵盾，癸酉，同盟于新城。——《春秋 文公十四年》

冬十一月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盟于扈，寻新城之盟，且谋伐齐也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十四年》

前610年，周匡王3年，郑穆公18年

春，晋荀林父、卫孔达、陈公孙宁、郑石楚伐宋。讨曰：“何故弑君！”犹立文公而还，卿不书，失其所也。

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，以告赵宣子，曰：“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蔡侯而与之事君。九月，蔡侯入于敝邑以行。敝邑以侯宣多之难，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。十一月，克滅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佐寡君之嫡夷，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，以葳陈事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。往年正月，烛之武往朝夷也。八月，寡君又往朝。以陈、蔡之密迹于楚而不敢贰焉，则敝邑之故也。虽敝邑之事君，何以不免？在位之中，一朝于襄，而再见于君。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，虽我小国，则蔑以过之矣。今大国曰：‘尔未逞吾志。’敝邑有亡，无以加焉。古人有言曰：‘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’又曰：‘鹿死不择音’。小国之事大国也，德则其人也，不德则其鹿也，铤而走险，急何能择。命之罔极，亦知亡矣。将悉敝邑赋以待于儻，唯执事命之。文公二年六月壬申，朝于齐。四年二月壬戌，为齐侵蔡，亦获成于楚。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，岂其罪也。大国若弗图，无所逃命。”

晋巩朔行成于郑，赵穿、公婿池为质焉。

冬十月，郑大子夷、石楚为质于晋。——《左传 文公十七年》

前608年，周匡王5年，郑穆公20年

楚子、郑人侵陈，遂侵宋。晋赵盾帅师救陈。

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会晋师于棐林，伐郑。

晋人、宋人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宣公元年》

郑穆公曰：“晋不足与也。”遂受盟于楚。陈共公之卒，楚人不礼焉。陈灵公受盟于晋。秋，楚子侵陈，遂侵宋。晋赵盾帅师救陈、宋。会于棐林，以伐郑也。楚蔦贾救郑，遇于北林。囚晋解扬，晋人乃还。

冬，赵穿侵崇，秦弗与成。晋人伐郑，以报北林之役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元年》

与楚侵陈，遂侵宋。晋使赵盾伐我，以倍晋故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07年，周匡王6年，郑穆公21年

春，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，伐宋。宋华元、乐吕御之。二月壬子，战于大棘，宋师败绩，囚华元，获乐吕，及甲车四百六十乘，俘二百五十人，馘百人。狂狡辍郑人，郑人入于井，倒戟而出之，获狂狡。君子曰：“失礼违命，宜其为禽也。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，杀敌为果，致果为毅。易之，戮也。”

将战，华元杀羊食士，其御羊斟不与。及战，曰：“畴昔之羊，子为政，今日之事，我为政。”与入郑师，故败。君子谓：“羊斟非人也，以其私憾，败国殄民。于是刑孰大焉。《诗》所谓‘人之无良’者，其羊斟之谓乎，残民以逞。”

宋人以兵车百乘、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。半入，华元逃归，立于门外，告而入。见叔牂曰：“子马然也。”对曰：“非马，其人也。”既合而来奔。

秦师伐晋，以报崇也，遂围焦。夏，晋赵盾救焦，遂自阴地，及诸侯之师侵郑，以报大棘之役。楚斗椒救郑，曰：“能欲诸侯而恶其难乎？”遂次于郑以待晋师。赵盾曰：“彼宗竞于楚，殆将毙矣。姑益其疾。”乃去之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二年》

〔楚穆王商臣〕与宋华元伐郑。华元杀羊食士，不与其御羊斟，怒以驰郑，郑囚华元。宋赎华元，元亦亡去。晋使赵穿以兵伐郑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与宋师战，获华元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06年，周定王元年，郑穆公22年

晋侯伐郑，及郟。郑及晋平，士会入盟。

夏，楚人侵郑，郑即晋故也。

冬，郑穆公卒。初，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，梦天使与已兰，曰：“余为伯儵。余，而祖也，以是为而子。以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如是。”既而文公见之，与之兰而御之。辞曰：“妾不才，幸而有子，将不信，敢征兰乎？”公曰：“诺”。生穆公，名之曰兰。文公报郑子之妃，曰陈妫，生子华、子臧。子

臧得罪而出。诱子华而杀之南里，使盗杀子臧于陈、宋之间。又娶于江，生公子士。朝于楚，楚人酖之，及叶而死。又娶于苏，生子瑕、子俞弥。俞弥早卒。洩驾恶瑕，文公亦恶之，故不立也。公逐群公子，公子兰奔晋，从晋文公伐郑。石癸曰：“吾闻姬、媯耦，其子孙必蕃。媯，吉人也，后稷之元妃也。今公子兰，媯甥也。天或启之，必将为君，其后必蕃，先纳之可以亢宠。”与孔将鉏、侯宣多纳之，盟于大宫而立之。以与晋平。穆公有疾，曰：“兰死，吾其死乎，吾所以生也。”刈兰而卒。 — 《左传 宣公三年》

郑繆公卒，子夷立，是为灵公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华元亡归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05年，周定王2年，郑灵公元年

楚人献鼈于郑灵公。公子宋与子家将见。子公之食指动，以示子家，曰：“他日我如此，必尝异味。”及入，宰夫将解鼈，相视而笑。公问之，子家以告。及食大夫鼈，召子公而弗与也。子公怒，染指于鼎，尝之而出。公怒，欲杀子公。

子公与子家谋先。子家曰：“畜老，犹惮杀之，而况君乎？”反谮子家，子家惧而从之。夏，弑灵公。

郑人立子良，辞曰：“以贤则去疾不足，以顺则公子坚长。”乃立襄公。襄公将去穆氏，而舍子良。子良不可，曰：“穆氏宜存，则愿也。若将亡之，则亦皆亡，去疾何为？”乃舍之，皆为大夫。 — 《左传 宣公四年》

春，楚献鼈于灵公。子家、子公将朝灵公，子公之食指动，谓子家曰：“佗日指动，必食异物。”及入，见灵公进鼈羹，子公笑曰：“果然！”灵公问其故，具告灵公。灵公召之，独弗予羹。子公怒，染其指，尝之而出。公怒，欲杀子公。子公与子家谋先。夏，弑灵公。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，去疾让曰：“必以贤，则去疾不肖；必以顺，则公子坚长。”坚者，灵公庶弟，去疾之兄也。于是乃立子坚，是为襄公。

襄公立，将尽去繆氏。繆氏者，杀灵公，子公之族家也。去疾曰：“必去繆氏，我将去之。”乃止，皆以为大夫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灵公夷元年，公子归生以鼈故杀灵公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04年，周定王3年，郑襄公元年。

楚子伐郑，陈及楚平。晋荀林父救郑伐陈。 — 《左传 宣公五年》

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，伐郑。郑背楚，与晋亲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襄公坚元年，灵公庶弟。楚伐我，晋来救。 — 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603年，周定王4年，郑襄公2年

楚人伐郑，取成而还。

郑公子曼、满与王子伯廖语，欲为卿。伯廖告人曰：“无德而贪，其在《周易》《丰》之《离》，弗过之矣。”间一岁，郑人杀之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六年》

前602年，周定王5年，郑襄公3年

郑及晋平，公子宋之谋也，故相郑伯以会。冬，盟于黑壤，王叔桓公临之，以谋不睦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七年》

前600年，周定王7年，郑襄公5年

九月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会于扈。

楚子伐郑，晋卻缺帅师救郑。——《春秋 宣公九年》

楚子为厉之役故，伐郑。晋卻缺救郑，郑伯败楚师于柳棼。国人皆喜，唯子良忧曰：“是国之灾也，吾死无日矣。”——《左传 宣公九年》

楚复伐郑，晋来救之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楚伐我，晋来救，败楚师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99年，周定王8年，郑襄公6年

郑及楚平。诸侯之师伐郑，取成而还。

楚子伐郑。晋士会救郑，逐楚师于颍北。诸侯之师戍郑。郑子家卒。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改葬幽公，谥之曰灵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十年》

子家卒，国人复逐其族，以其弑灵公也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晋、宋、楚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98年，周定王9年，郑襄公7年

春，楚子伐郑，及栎。子良曰：“晋、楚不务德而兵争，与其来者可也。晋、楚无信，我焉得有信。”乃从楚。夏，楚盟于辰陵，陈、郑服也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十一年》

郑与晋盟鄢陵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597年，周定王10年，郑襄公8年

春，楚子围郑。旬有七日，郑人卜行成，不吉。卜临于大宫，且巷出车，吉。国有大临，守陴者皆哭。楚子退师，郑人修城，进复围之，三月克之。入自皇门，至于逵路。郑伯肉袒牵羊以逆，曰：“孤不天，不能事君，使君怀怒以及敝邑，孤之罪也。敢不唯命是听。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，亦唯命。其翦以赐诸侯，使臣妾之，亦唯命。若惠顾前好，徼福于厉、宣、桓、武，不泯其社稷，使改事君，夷于九县，君之惠也，孤之愿也，非所敢望也。敢布腹心，君实图之。”左右曰：“不可许也。”王曰：“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，庸可几乎？”退三十里而许之平。潘尫入盟，子良出质。

夏六月，晋师救郑。荀林父将中军，先穀佐之。士会将上军，卻克佐之。赵朔将下军，栾书佐之。赵括、赵婴齐为中军大夫。巩朔、韩穿为上军大夫。荀首、赵同为下军大夫。韩厥为司马。

及河，闻郑既及楚平，桓子欲还，曰：“无及于郑而剿民，焉用之？楚归而动，不后。”随武子曰：“善。会闻用师，观衅而动。德刑政事典礼不易，不可敌也，不为是征。楚军讨郑，怒其贰而哀其卑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，柔服，德也。二者立矣。昔岁入陈，今兹入郑，民不罢劳，君无怨讟，政有经矣。荆尸而举，商农工贾不败其业，而卒乘辑睦，事不奸矣。蔦敖为宰，择楚国之令典，军行，右辕左追蓐，前茅虑无，中权后劲，百官象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，能用典矣。其君之举也，内姓选于亲，外姓选于旧，举不失德，赏不失劳，老有加惠，旅有施舍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，贵有常尊，贱有等威，礼不逆矣。德立刑行，政成事时，典从礼顺，若之何敌之？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军之善政也。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经也。子姑整军而经武乎，犹有弱而昧者，何必楚？《仲虺》有言曰：‘取乱侮亡。’兼弱也。《杓》曰：‘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’。耆昧也。《武》曰：‘无竞惟烈。’抚弱耆昧以务烈所，可也。”彘子曰：“不可。晋所以霸，师武臣力也。今失诸侯，不可谓力。有敌而不从，不可谓武。由我失霸，不如死。且成师以出，闻敌强而退，非夫也。命为军帅，而卒以非夫，唯君子能，我弗为也。”以中军佐济。知庄子曰：“此师殆哉。《周易》有之，在《师》之《临》，曰：‘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’执事顺成为臧，逆为否，众散为弱，川壅为泽，有律以如己也。故曰律否臧。且律竭也，盈而以竭，天且不整，所以凶也。不行之谓《临》，有帅而不从，临孰甚焉！此之谓矣。果遇必败，彘子尸之。虽免而归，必有大咎。”韩献子谓桓子曰：“彘子以偏师陷，子罪大矣。子为元帅，师不用命，谁之罪也？失属亡师，为罪已重，不如进也。事之不捷，恶有所分，与其专罪，六人同之，不犹愈乎？”师遂济。楚子北，师次于郟。沈尹将中军，子重将左，子反将右，将饮马于河而归。闻晋师既济，王欲还，嬖人伍参欲战。令尹孙叔敖弗欲，曰：“昔岁入陈，今兹入郑，不无事矣。战而不捷，参之肉其足食乎？”参曰：“若事之捷，孙叔为无谋矣。不捷，参之肉将在晋军，可得食乎？”令尹南辕反旆，伍参言于王曰：“晋之从政者新，未能行令。其佐先穀刚愎不仁，未肯用命。其三帅者专行不获，听而无上，众谁适从。此行也，晋师必败。且君而逃臣，若社稷何？”王病之，告令尹，改乘辕而北之，次于管以待之。

晋师在敖、郟之间。郑皇戌使如晋师曰：“郑之从楚，社稷之故也，未有贰心。楚师骤胜而骄，其师老矣，而不设备，子击之，郑师为承，楚师必败。

”彘子曰：“败楚服郑，于此在矣，必许之。”栾武子曰：“楚自克庸以来，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，于民生之不易，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以怠。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，于胜之不可保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。训之以若敖、蚡冒，筮路蓝缕以启山林。箴之曰：‘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’不可谓骄。先大夫子犯有言曰：‘师直为壮，曲为老’。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，我曲楚直，不可谓老。其君之戎，分为二广，广有一卒，卒偏之两。右广初驾，数及日中；左则受之，以至于昏，内官序当其夜，以待不虞，不可谓无备。子良，郑之良也。师叔，楚之崇也。师叔入盟，子良在楚，楚郑亲矣。来劝我战，我克则来，不克遂往，以我卜也，郑不可从。”赵括、赵同曰：“率师以来，唯敌是求，克敌得属，又何俟？必从彘子。”知季子曰：“原、屏，咎之徒也。”赵庄子曰：“栾伯善哉，实其言，必长晋国。”

楚少宰如晋师，曰：“寡君少遭闵凶，不能文。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，将郑是训定，岂敢求罪于晋。二三子无淹久。”随季对曰：“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：‘与郑夹辅周室，毋废王命’。今郑不率，寡君使群臣问诸郑，岂敢辱候人？敢拜君命之辱。”彘子以为谄，使赵括从而更之，曰：“行人失辞。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，曰：‘无辟敌’。群臣无所逃命。”

楚子又使求成于晋，晋人许之，盟有日矣。楚许伯御乐伯，摄叔为右，以致晋师。许伯曰：“吾闻致师者，御靡旌靡垒而还。”乐伯曰：“吾闻致师者，左射以旆，代御执轡，御下两马，掉鞅而还。”摄叔曰：“吾闻致师者，右入垒折馘，执俘而还。”皆行其所闻而复。晋人逐之，左右角之。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，角不能进，矢一而已。麋兴于前，射麋丽龟。晋鲍癸当其后，使摄叔奉麋献焉，曰：“以岁之非时，献禽之未至，敢膳诸从者。”鲍癸止之，曰：“其左善射，其右有辞，君子也。”既免。

晋魏錡求公族，未得而怒，欲败晋师。请致师，弗许。请使，许之。遂往，请战而还。楚潘党逐之，及荧泽，见六麋，射一麋以顾献曰：“子有军事，兽人无乃不给予鲜，敢献于从者。”叔党命去之。赵旃求卿未得，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。请挑战，弗许。请召盟，许之。与魏錡皆命而往。卻献子曰：“二憾往矣，弗备必败。”彘子曰：“郑人劝战，弗敢从也。楚人求成，弗能好也。师无成命，多备何为。”士季曰：“备之善。若二子怒楚，楚人乘我，丧师无日矣。不如备之。楚之无恶，除备而盟，何损于好？若以恶来，有备不败。且虽诸侯相见，军卫不彻，警也。”彘子不可。士季使巩朔、韩穿七覆于敖前。故上军不败。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，故败而先济。

潘党既逐魏錡，赵旃夜至于楚军，席于军门之外，使其徒人入之。楚子为乘广三十乘，分为左右。右广鸡鸣而驾，日中而说。左则受之，日入而说。许

偃御右广，养由基为右。彭名御左广，屈荡为右。乙卯，王乘左广以逐赵旃。赵旃弃车而走林，屈荡搏之，得其甲裳。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，使輶车逆之。潘党望其尘，使骋而告曰：“晋师至矣。”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，遂出陈。孙叔曰：“进之，宁我薄人，无人薄我。《诗》云：‘无戎十乘，以先启行’。先人也。《军志》曰：‘先人有夺人之心’，薄之也。”遂疾进师，车驰卒奔，乘晋军。桓子不知所为，鼓于军中曰：“先济者有赏。”中军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也。

晋师右移，上军未动。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。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：“不穀不德而贪，以遇大敌，不穀之罪也。然楚不克，君之羞也，敢藉君灵以济楚师。”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，从唐侯以为左拒，以从上军。驹伯曰：“待诸乎？”随季曰：“楚师方壮，若萃于我，吾师必尽。不如收而去之，分谤生民，不亦可乎？”殿其卒而退，不败。王见右广，将从之乘。屈荡户之曰：“君以此始，亦必以终。”自是楚之乘广先左。

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，楚人誓之脱扃，少进，马还，又誓之拔旆投衡，乃出。顾曰：“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。”

赵旃以其良马二，济其兄与叔父，以他马反，遇敌不能去，弃车而走林。逢大夫与其二子乘，谓其二子无顾。顾曰：“赵旃在后。”怒之，使下，指木曰：“尸女于是。”授赵旃绥以免。明日以表尸之，皆重获在木下。楚熊负羁囚知罃。知庄子以其族反之，厨武子御，下军之士多从之。每射，抽矢蔽，纳诸厨子之房。厨子怒曰：“非子之求而蒲之爱，董泽之蒲，可胜既乎？”知季曰：“不以人子，吾子其可得乎？吾不可以苟射故也。”射连尹襄老，获之，遂载其尸。射公子谷臣，囚之。以二者还。及昏，楚师军于郟，晋之余师不能军，宵济，亦终夜有声。

丙辰，楚重至于郟，遂次于衡雍。潘党曰：“君盍筑武军，而收晋尸以为京观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，以无忘武功。”楚子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为武。武王克商，作《颂》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橐弓矢，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又作《武》，其卒章曰：‘耆定尔功。’其三曰：‘铺时绎思，我徂惟求定。’其六曰：‘绥万邦，屡丰年。’夫武，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。故使子孙无忘其章。今我使二国暴骨，暴矣；观兵以威诸侯，兵不戢矣。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？犹有晋在，焉得定功？所违民欲犹多，民何安焉？无德而强争诸侯，何以和众？利人之几，而安人之乱，以为己荣，何以丰财？武有七德，我无一焉，何以示子孙？其为先君宫，告成事而已。武非吾功也。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鲸鲵而封之，以为大戮，于是乎有京观，以惩淫慝。今罪无所，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，又可以为京乎？”祀

于河，作先君宫，告成事而还。

是役也，郑石制实入楚师，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。辛未，郑杀仆叔及子服。君子曰：“史佚所谓毋怙乱者，谓是类也。《诗》曰：‘乱离瘼矣，爰其适归？’归于怙乱者也夫。”

郑伯、许男如楚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十二年》

楚庄王以郑与晋盟，来伐，围郑三月，郑以城降楚。楚王入自皇门，郑襄公肉袒擊羊以迎，曰：“孤不能事边邑，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，孤之罪也。敢不惟命是听。君王迁之江南，及以赐诸侯，亦惟命是听。若君王不忘厉、宣王，桓、武公，哀不忍绝其社稷，锡不毛之地，使复得改事君王，孤之愿也，然非所敢望也。敢布腹心，惟命是听。”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。楚群臣曰：“自郢至此，士大夫亦久劳矣。今得国舍之，何如？”庄王曰：“所为伐，伐不服也。今已服，尚何求乎？”卒去。晋闻楚之伐郑，发兵求郑。其来持两端，故迟，比至河，楚兵已去。晋将率或欲渡，或欲还，卒渡河。庄王闻，还击晋。郑反助楚，大破晋军于河上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楚围我，我卑辞以解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95年，周定王12年，郑襄公10年

夏，晋侯伐郑，为邲故也。告于诸侯，蒐焉而还。中行桓子之谋也。曰：“示之以整，使谋而来。”郑人惧，使子张代子良于楚。郑伯如楚，谋晋故也。郑以子良为有礼，故召之。——《左传 宣公十四年》

晋来伐郑，以其反晋而亲楚也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晋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94年，周定王13年，郑襄公11年

楚庄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。晋景公欲发兵救宋，伯宗谏晋君曰：“天方开楚，未可伐也。”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，字子虎，诮楚，令宋毋降。过郑，郑与楚亲，乃执解扬而献楚。楚王厚赐与约，使反其言，令宋趣降，三要乃许。于是楚登解扬楼车，令呼宋。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：“晋方悉国兵以救宋，宋虽急，慎毋降楚，晋兵今至矣！”楚庄王大怒，将杀之。解扬曰：“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。受吾君命以出，有死无陨。”庄王曰：“若之许我，已而背之，其信安在？”解扬曰：“所以许王，欲以成吾君命也。”将死，顾谓楚军曰：“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！”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，于是赦解扬使归。晋爵之为上卿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佐楚伐宋，执解扬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9年，周定王18年，郑襄公16年，

冬，楚师、郑师侵卫。

丙申，公及楚人、秦人、宋人、陈人、卫人、郑人、齐人、曹人、邾人、薛人、鄆人盟于蜀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二年》

〔楚庄王〕以〔夏姬〕予连尹襄老。襄老死于郟，不获其尸，其子黑要烝焉。〔申公〕巫臣使道焉，曰：“归，吾聘女”。又使自郑召之，曰：“尸可得也，必来逆之。”姬以告王，王问诸屈巫。对曰：“其信！知罃之父，成公之嬖也，而中行伯之季弟也，新佐中军，而善郑皇戌，甚爱其子。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。郑惧于郟之役而欲求媚于晋，其必许之。”王遣夏姬归。将行，谓送者曰：“不得尸，吾不反矣。”巫臣聘诸郑，郑伯许之。

及共王即位，将为阳桥之役，使屈巫聘于齐，且告师期，巫臣尽室以行。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，遇之，曰：“异哉！夫子有三军之惧，而又有《桑中》之喜，宜将窃妻以逃者也。”及郑，使介反币，而以夏姬行。将奔齐，齐师新败，曰：“吾不处不胜之国。”遂奔晋，而因郤至以臣于晋。晋人使为邢大夫。

十一月，公及楚公子婴齐、蔡侯、许男、秦右大夫说、宋华元、陈公孙宁、卫孙良夫、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二年》

前588年，周定王19年，郑襄公17年，

春，王正月，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伐郑。

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三年》

春，诸侯伐郑，次于伯牛，讨郟之役也，遂东侵郑。郑公子偃帅师御之，使东鄙覆诸鄆，败诸丘舆。皇戌如楚献捷。

许恃楚而不事郑，郑子良伐许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三年》

晋率诸侯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7年，周定王20年，郑襄公18年，

郑伯坚卒。

郑伯伐许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四年》

冬十一月，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，许人败诸展陂。郑伯伐许，取鉏任泠敦之田。晋栾书将中军，荀首佐之。士燮佐上军，以救许伐郑，取汜、祭。楚子反救郑，郑伯与许男讼焉。皇戌摄郑伯之辞，子反不能决也。曰：“君若辱在寡君，寡君与其二三臣，共听两君之所欲，成其可知也。不然，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。”——《左传 成公四年》

襄公卒，子悼公 费立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晋栾书取我汜。襄公薨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6年，周定王21年，郑悼公元年

十有二月己丑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邾子、杞伯

同盟于虫牢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五年》

许灵公愬郑伯于楚。六月，郑悼公如楚，讼不胜。楚人执皇戌及子国。故郑伯归，使公子偃请成于晋。秋八月，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。

冬，同盟于虫牢，郑服也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五年》

公恶郑于楚，悼公使弟睞于楚自讼。讼不直，楚囚睞。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，遂亲。睞私于楚子反，子反言归睞于郑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郑悼公费元年，公如楚讼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5年，周简王元年，郑悼公2年

壬申，郑伯 费卒。

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。

晋栾书帅师救郑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六年》

春，郑伯如晋拜成，子游相，授玉于东楹之东。士贞伯曰：“郑伯其死乎？自弃也已！视流而行速，不安其位，宜不能久矣。”

楚子重伐郑，郑人从晋故也。

晋栾书救郑，与楚师遇于绕角。楚师还，晋师遂侵蔡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六年》

楚伐郑，晋兵来救。是岁，悼公卒，立其弟睞，是为成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悼公薨。楚伐我，晋使栾书来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4年，周简王2年，郑成公元年

秋，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。

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杞伯救郑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七年》

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，见且拜师。

秋，楚子重伐郑，师于汜。诸侯救郑。郑共仲、侯羽军楚师，囚郟公钟仪，献诸晋。八月，同盟马陵，寻虫牢之盟，且莒服故也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七年》

郑成公睞元年，悼公弟也。楚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3年，周简王3年，郑成公2年

郑伯将会晋师，门于许东门，大获焉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八年》

前582年，周简王4年，郑成公3年

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杞伯同盟于蒲。

晋人执郑伯。

晋栾书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九年》

楚人以重赂求郑，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。

秋，郑伯如晋。晋人讨其贰于楚也，执诸铜鞮。

栾书伐郑，郑人使伯蠲行成，晋人杀之，非礼也，兵交，使在其间可也。
楚子重侵陈以救郑。

郑人围许，示晋不急君也。是则公孙申谋之曰：“我出师以围许，为将改立君者，而纾晋使，晋必归君。”——《左传 成公九年》

楚共王曰：“郑成公孤有德焉”，使人来与盟。秋，成公朝晋，晋曰“郑私平于楚”，执之。使栾书伐郑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与楚盟。公如晋，执公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81年，周简王5年，郑成公4年

五月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年》

卫子叔黑背侵郑，晋命也。

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。三月，子如立公子縡。夏四月，郑人杀縡，立髡顽。子如奔许。栾武子曰：“郑人立君，我执一人焉，何益？不如伐郑，而归其君以求成焉。”晋侯有疾。五月，晋立太子州蒲为君，而会诸侯伐郑。郑子罕赂以襄钟，子然盟于修泽，子驷为质。辛巳，郑伯归。

郑伯讨立君者，戊申，杀叔申、叔禽。君子曰：“忠为令德，非其犹不可，况不令乎？”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年》

春，郑患晋围，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縡为君。其四月，晋闻郑立君，乃归成公。郑人闻成公归，亦杀君縡。迎成公。晋兵去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晋率诸侯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78年，周简王8年，郑成公7年

夏五月，公自京师，遂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邾人、滕人伐秦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三年》

六月丁卯夜，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，不能，杀子印、子羽。反军于市。己巳，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，遂从而尽焚之，杀子如、子駮、孙叔、孙知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三年》

[晋率我]伐秦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77年，周简王9年，郑成公8年

郑公子喜帅师伐许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四年》

八月，郑子罕伐许，败焉。戊戌，郑伯复伐许。庚子，入其郛。许人平以叔申之封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四年》

前576年，周简王10年，郑成公9年

癸丑，公会晋侯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宋世子成、齐国佐、邾人，同盟于戚。

楚子伐郑。

冬十有一月，叔孙侨如会晋士燮、齐高元咎、卫孙林父、郑公子魮、邾人会吴于锺离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五年》

楚子侵郑，及暴隧，遂攻卫，及首止。郑子罕侵楚，取新石。

许灵公偏于郑，请迁于楚。辛丑，楚公子申迁许于叶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五年》

前575年，周简王11年，郑成公10年

郑公子喜帅师侵宋。

甲午晦，晋侯及楚子、郑伯战于鄢陵，楚子、郑师败绩。

公会尹子、晋侯、齐国佐、邾人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六年》

春，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。郑叛晋，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。

郑子罕伐宋，宋将鉏、乐惧败诸洧。退舍于夫渠，不傲，郑人覆之，败诸洧陵，获将鉏、乐惧。宋恃胜也。

卫侯伐郑，至于鸣雁，为晋故也。晋侯将伐郑，范文子曰：“若逞吾愿，诸侯皆叛，晋可以逞。若唯郑叛，晋国之忧，可立俟也。”栾武子曰：“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，必伐郑。”乃兴师。栾书将中军，士燮佐之。郤錡将上军，荀偃佐之。韩厥将下军，郤至佐新军，荀莹居守。郤犨如卫，遂如齐，皆乞师焉。栾黶来乞师，孟献子曰：“有胜矣。”戊寅，晋师起。

郑人闻有晋师，使告于楚，姚句耳与往。楚子救郑，司马将中军，令尹将左，右尹子辛将右。过申，子反入见申叔时，曰：“师其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德、刑、详、义、礼、信，战之器也。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详以事神，义以建利，礼以顺时，信以守物，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节，时顺而物成。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，求无不具，各知其极。故《诗》曰：‘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’是以神降之福，时无灾害，民生敦庞，和同以听，莫不尽力以从上命，致死以补其阙。此战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内弃其民，而外绝其好，渎齐盟，而食话言，好时以动，而疲民以逞。民不知信，进退罪也。人恤所底，其谁致死？子其勉之！吾不复见子矣。”姚句耳先归，子驷问焉，对曰：“其行速，过险而不整。速则失志，不整丧列。志失列丧，将何以战？楚惧不可用也。”

五月，晋师济河。闻楚师将至，范文子欲反，曰：“我伪逃楚，可以纾忧。夫合诸侯，非吾所能也，以遗能者。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，多矣。”武子曰：“不可。”六月，晋、楚遇于鄢陵。范文子不欲战，郤至曰：“韩之战，惠公不振旅。箕之役，先轸不反命。邲之师荀伯不复从。皆晋之耻也。子亦见先君之事矣。今我辟楚，又益耻也。”文子曰：“吾先君之亟战也，有故。秦、

狄、齐、楚皆强，不尽力，子孙将弱。今三强服矣，敌楚而已。唯圣人能外内无患，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”

甲午晦，楚晨压晋军而陈，军吏患之。范匄趋进，曰：“塞井夷灶，陈于军中，而疏行首。晋、楚惟天所授，何患焉？”文子执戈逐之，曰：“国之存亡，天也。童子何知焉？”栾书曰：“楚师轻窵，固垒而待之，三日必退，退而击之，必获胜焉。”卻至曰：“楚有六间，不可失也：其二卿相恶；王卒以旧；郑陈而不整；蛮军而不陈；陈不违晦；在陈而嚣，合而加嚣，各顾其后，莫有斗心。旧不必良，以犯天忌。我必克之。”

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，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。王曰：“骋而左右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召军吏也。”皆聚于军中矣！”曰：“合谋也。”“张幕矣！”曰：“虔卜于先君也。”“彻幕矣！”曰：“将发命也。”“甚嚣，且尘土上矣！”曰：“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。”“将乘矣，左右执兵而下矣！”曰：“听誓也。”“战乎？”曰“未可知也。”“乘而左右皆下矣！”曰：“战祷也。”伯州犁以公卒告王。苗贲皇在晋侯之侧，亦以王卒告。皆曰：“国士在，且厚，不可当也。”苗贲皇言于晋侯曰：“楚之良，在其中军王族而已。请分良以击其左右，而三军萃于王卒，必大败之。”公筮之，史曰：“吉。其卦遇《复》，曰：‘南国蹇，射其元王中厥目’。国蹇王伤，不败何待？”公从之。有淖于前，乃皆左右相违于淖。步毅御晋厉公，栾鍼为右。彭名御楚共王，潘党为右。石首御郑成公，唐苟为右。栾、范以其族夹公行，陷于淖。栾书将载晋侯，鍼曰：“书退，国有大任，焉得专之。且侵官，冒也；失官，慢也；离局，奸也。有三罪焉，不可犯也。”乃掀公以出于淖。癸巳，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，彻七札焉。以示王，曰：“君有二臣如此，何忧于战？”王怒曰：“大辱国。诘朝，尔射，死艺。”吕錡梦射月，中之，退入于泥。占之，曰：“姬姓，日也。异姓，月也。必楚王也。射而中之，退入于泥，亦必死矣。”及战，射共王中目。王召养由基，与之两矢，使射吕錡，中项，伏弋。以一矢复命。

卻至三遇楚子之卒，见楚子必下，免胄而趋风。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，曰：“方事之殷也，有韎韦之跗注，君子也。识见不穀而趋，无乃伤乎？”卻至见客，免胄承命，曰：“君之外臣至，从寡君之戎事，以君之灵，间蒙甲冑，不敢拜命。敢告不宁君命之辱，为事之故，敢肃使者。”三肃使者而退。

晋韩厥从郑伯，其御杜溷罗曰：“速从之，其御屡顾，不在马，可及也。”韩厥曰：“不可以再辱国君。”乃止。卻至从郑伯，其右蒍翰胡曰：“谍辂之，余从之乘而俘以下。”卻至曰：“伤国君有刑。”亦止。石首曰：“卫懿公唯不去其旗，是以败于荧。”乃内旌于弣中。唐苟谓石首曰：“子在君侧

，败者壹大。我不如子，子以君免，我请止。”乃死。

楚师薄于险，叔山冉谓养由基曰：“虽君有命，为国故，子必射！”乃射。再发，尽殪。叔山冉搏人以投，中车折轼。晋师乃止。囚楚公子茂。

栾鍼见子重之旌，请曰：“楚人谓：‘夫旌，子重之麾也。’彼其子重也。日臣之使于楚也，子重问晋国之勇。臣对曰：‘好以从整。’曰：‘又何如？’臣对曰：‘好以暇。’今两国治戎，行人不使，不可谓整。临事而食言，不可谓暇。请摄饮焉。”公许之。使行人执茂承饮，造于子重，曰：“寡君乏使，使鍼御持矛。是以不得犒从者，使某摄饮。”子重曰：“夫子尝与吾言于楚，必是故也，不亦识乎！”受而饮之。免使者而复鼓。

旦而战，见星未已。子反命军吏察夷伤，补卒乘，缮甲兵，展车马，鸡鸣而食，唯命是听。晋人患之。苗贲皇徇曰：“蒐乘补卒，秣马利兵，修陈固列，蓐食申祷，明日复战。”乃逸楚囚。王闻之，召子反谋。谷阳竖献饮于子反，子反醉而不能见。王曰：“天败楚也夫！余不可以待。”乃宵遁。晋入楚军，三日谷。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，曰：“君幼，诸臣不佞，何以及此？君其戒之！《周书》曰：‘惟命不于常’，有德之谓。”

七月，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。

诸侯之师次于郑西。我师次于督扬，不敢过郑。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，为食于郑郊。师逆以至，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。食使者而后食。诸侯迁于制田。知武子佐下军。以诸侯之师侵陈，至于鸣鹿。遂侵蔡，未反。诸侯迁于颖上。戊午，郑子罕宵军之，宋、齐、卫皆失军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六年》

厉公将伐郑，范文子不欲。

厉公六年，伐郑，且使苦成叔及栾兴齐、鲁之师。楚恭王帅东夷救郑。

鄢之役，晋人欲争郑，范文子不欲。

鄢之役，晋伐郑，荆救之。——《国语 晋语六》

背晋盟，盟于楚。晋厉公怒，发兵伐郑。楚共王救郑。晋楚战鄢陵，楚兵败，晋射伤楚共王目，俱罢而去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倍晋盟楚，晋伐我，楚来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74年，周简王12年，郑成公11年

春，卫北宫括帅师侵郑。

夏，公会尹子、单子、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邾人伐郑。

冬，公会单子、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邾人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七年》

春，王正月，郑子驷侵晋虚、滑。卫北宫括救晋侵郑，至于高氏。

夏五月，郑太子髡顽、侯孺为质于楚，楚公子成、公子寅戍郑。公会尹武

公、单襄公及诸侯伐郑，自戏童至于曲洧。

楚子重救郑，师止于首止。诸侯还。

冬，诸侯伐郑。十月庚午，围郑。楚公子申救郑，师于汝上。十一月，诸侯还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七年》

前573年，周简王13年，郑成公12年

夏，楚子、郑伯伐宋。

冬，楚人、郑人侵宋。——《春秋 成公十八年》

夏六月，郑伯侵宋，及曹门外。遂会楚子伐宋，取朝郟。楚子辛、郑皇辰侵城郟，取幽丘，同伐彭城，纳宋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焉。以三百乘戍之而还。——《左传 成公十八年》

与楚伐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72年，周简王14年，郑成公13年

夏五月，晋韩厥、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，入其郛，败其徒兵于洧上。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郟，以待晋师。晋师自郑以郟之师侵楚焦夷及陈，晋侯、卫侯次于戚，以为之援。

秋，楚子辛救郑，侵宋吕、留。郑子然侵宋，取犬丘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元年》

晋悼公伐郑，兵于洧上。郑城守，晋亦去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晋伐败我，兵次洧上，楚来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71年，周灵王元年，郑成公14年

郑师伐宋。

晋师、宋师、卫宁殖侵郑。

六月庚辰，郑伯睞卒。

冬，公会晋荀偃、齐崔杼、宋华元、卫孙林父、曹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小邾人于戚，遂城虎牢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年》

郑成公疾，子驷请息肩于晋。公曰：“楚君以郑故，亲集矢于其目，非异人任，寡人也。若背之，是弃力与言，其谁暱我？免寡人，唯二三子！”秋七月庚辰，郑伯睞卒。于是子罕当国，子驷为政，子国为司马。晋师侵郑，诸大夫欲从晋，子驷曰：“官命未改。”

会于戚，谋郑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请城虎牢以偪郑。”知武子曰：“善。郟之会，吾子闻崔子之言，今不来矣。滕、薛、小邾之不至，皆齐故也。寡君之忧不唯郑。偃将复于寡君，而请于齐。得请而告，吾子之功也。若不得请，事将在齐。吾子之请，诸侯之福也，岂唯寡君赖之。”

冬，复会于戚，齐崔武子及滕、薛、小邾之大夫皆会，知武子之言故也。

遂城虎牢，郑人乃成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年》

成公卒，子恽立。是为釐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成公薨，晋率诸侯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70年，周灵王2年，郑釐公元年

六月，公会单子、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莒子、邾子、齐世子光。己未，同盟于鸡泽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三年》

郑釐公恽元年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68年，周灵王4年，郑釐公3年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齐世子光、吴人、郟人于戚。

楚公子贞帅师伐陈，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齐世子光救陈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五年》

前566年，周灵王6年，郑釐公5年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于鄆。郑伯髡顽如会，未见诸侯。丙戌，卒于鄆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七年》

郑僖公之为太子也，于成之十六年，与子罕适晋，不礼焉。又与子丰适楚，亦不礼焉。及其元年，朝于晋。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，子罕止之。及将会于鄆，子驷相，又不礼焉。侍者谏，不听。又谏，杀之。及鄆，子驷使贼夜弑僖公，而以疟疾赴于诸侯。简公生五年，奉而立之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七年》

郑相子驷朝釐公，釐公不礼。子驷怒，使厨人药杀釐公，赴诸侯曰：“釐公暴病卒”。立釐公子嘉，嘉时年五岁，是为简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子驷使贼夜杀釐公，诈以病卒赴诸侯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65年，周灵王7年，郑简公元年

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，谋子驷。子驷先之。夏四月庚辰，辟杀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。孙击、孙恶出奔卫。

庚寅，郑子国、子耳侵蔡，获蔡司马公子燮。郑人皆喜，唯子产不顺，曰：“小国无文德，而有武功，祸莫大焉。楚人来讨，能勿从乎？从之，晋师必至。晋、楚伐郑，自今郑国，不四五年，弗得宁矣。”子国怒曰：“尔何知？国有大命，而有正卿。童子言焉，将为戮矣。”

五月甲辰，会于邢丘，以命朝聘之数，使诸侯之大夫听命。季孙宿、齐高厚、宋向戌、卫宁殖、邾大夫会之。郑伯献楚捷于会，故亲听命。

冬，楚子囊伐郑。讨其侵蔡也。子驷、子国、子耳欲从楚，子孔、子蟜、子展欲待晋。子驷曰：“《周诗》有之曰：‘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兆云询多，职竞作罗。’谋之多族，民之多违，事滋无成。民急矣，姑从楚以纾吾民。”

晋师至，吾又从之。敬共币帛，以待来者，小国之道也。牺牲玉帛，待于二竟，以待强者而庇民焉。寇不为害，民不罢病，不亦可乎？”子展曰：“小所以事大者，信也。小国无信，兵乱日至，亡无日矣。五会之信，今将背之，虽楚救我，将安用之？亲我无成，鄙我是欲，不可从也。不如待晋。晋君方明，四军无阙，八卿和睦，必不弃郑。楚师辽远，粮食将尽，必将速归，何患焉？舍之闻之：‘杖莫如信。’完守以老楚，杖信以待晋，不亦可乎？”子驷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，发言盈庭，谁敢执其咎？如匪行迈谋，是用不得于道。’请从楚，駮也受其咎。”乃及楚平。

使王子伯骈告于晋，曰：“君命敝邑：‘修而车赋，傲而师徒，以讨乱略。’蔡人不从，敝邑之人，不敢宁处，悉索敝赋，以讨于蔡，获司马燮，献于邢丘。今楚来讨曰：‘女何故称兵于蔡？’焚我郊保，冯陵我城郭。敝邑之男女，不皇启处，以相救也。翦焉倾覆，无所控告。民死亡者，非其父兄，即其子弟，夫人愁痛，不知所庇。民知穷困，而受盟于楚，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。不敢不告。”知武子使行子员对之曰：“君有楚命，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，而即安于楚。君之所欲也，谁敢违君。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，唯君图之！”——《左传 襄公八年》

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，子驷觉之，反尽诛诸公子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郑简公（喜）[嘉]元年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64年，周灵王8年，郑简公2年

冬十月，诸侯伐郑，庚午，季武子、齐崔杼、宋皇郈从荀偃、士匄门于郟门。卫北宫括、曹人、邾人从荀偃、韩起门于师之梁。滕人、薛人从栾黶、士魋门于北门。杞人、郕人从赵武、魏绛斩行栗。甲戌，师于汜，令于诸侯曰：“修器备，盛餼粮，归老幼，居疾于虎牢，肆眚，围郑。”郑人恐，乃行成。中行献子曰：“遂围之，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。不然，无成。”知武子曰：“许之盟而还师，以敝楚人。吾三分四军，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，于我未病，楚不能矣，犹愈于战。暴骨以逞，不可以争。大劳未艾，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制也。”诸侯皆不欲战，乃许郑成。

十一月己亥，同盟于戏，郑服也。将盟，郑六卿公子駮、公子发、公子嘉、公孙辄、公孙蚤、公孙舍之及其大夫、门子皆从郑伯。晋士庄子为载书，曰：“自今日既盟之后，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，而或有异志者，有如此盟。”公子駮趋进曰：“天祸郑国，使介居二大国之间。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，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，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，夫妇辛苦垫隘，无所底告。自今日既盟之后，郑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，而敢有异志者，亦如之。

”荀偃曰：“改载书。”公孙舍之曰：“昭大神，要言焉。若可改也，大国亦

可叛也。”知武子谓献子曰：“我实不德，而要人以盟，岂礼哉！何以主盟？姑盟而退，修德息师而来，终必获郑，何必今日？我之不德，民将弃我，岂唯郑？若能休和，远人将至，何恃于郑？”乃盟而还。

晋人不得志于郑，以诸侯复伐之。十二月癸亥，门其三门。闰月戊寅，济于阴阪，侵郑。次于阴口而还。子孔曰：“晋师可击也，师老而劳，且有归志，必大克之。”子展曰：“不可。”

楚子伐郑，子驷将及楚平。子孔、子蟜曰：“与大国盟，口血未干而背之，可乎？”子驷、子展曰：“吾盟固云：‘唯强是从。’今楚师至，晋不我救。则楚强矣。盟誓之言，岂敢背之。且要盟无质，神弗临也，所临唯信。信者，言之瑞也，善之主也，是故临之。明神不蠲要盟，背之可也。”乃及楚平。公子罢戎入盟，同盟于中分。楚庄夫人卒，王未能定郑而归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九年》

晋伐郑，郑与盟，晋去。冬，又与楚盟。子驷畏诛，故两亲晋、楚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诛子驷。晋率诸侯伐我。与盟。楚怒，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63年，周灵王9年，郑简公3年

楚公子贞、郑公孙辄帅师伐宋。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齐世子光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伐郑。

冬，盗杀郑公子騑、公子发、公孙辄。

戌郑虎牢。

楚公子贞帅师救郑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十年》

六月，楚子囊、郑子耳伐宋，师于訾毋。庚午，围宋，门于桐门。

卫侯救宋。师于襄牛。郑子展曰：“必伐卫，不然，是不与楚也。得罪于晋，又得罪于楚，国将若之何？”子驷曰：“国病矣！”子展曰：“得罪于二大国，必亡。病不犹愈于亡乎？”诸大夫皆以为然。故郑皇耳帅师侵卫，楚令也。孙文子卜追之，献兆于定姜。姜氏问《繇》。曰：“兆如山陵，有夫出征，而丧其雄。”姜氏曰：“征者丧雄，御寇之利也。大夫图之！”卫人追之，孙蒯获郑皇耳于大丘。

秋七月，楚子囊、郑子耳伐我西鄙。还围萧，八月丙寅，克之。九月，子耳侵宋北鄙。孟献子曰：“郑其有灾乎！师竞已甚。周犹不堪竞，况郑乎？有灾，其执政之三士乎？”

诸侯伐郑。齐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师，故长于滕。己酉，师于牛首。

初，子驷与尉止有争，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。尉止获，又与之争。子驷

抑尉止曰：“尔车，非礼也。”遂弗使献。初，子驷为田洫，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皆丧田焉。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，因公子之徒以作乱。于是子驷当国，子国为司马，子耳为司空，子孔为司徒。冬十月戊辰，尉止、司臣、侯晋、堵女父、子师仆帅贼以入，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，杀子驷、子国、子耳，劫郑伯以如北宫。子孔知之，故不死。

子西闻盗，不傲而出，尸而追盗，盗入于北宫，乃归授甲。臣妾多逃，器用多丧。子产闻盗，为门者，庀群司，闭府库，慎闭藏，完守备，成列而后出，兵车十七乘，尸而攻盗于北宫。子蟜帅国人助之，杀尉止、子师仆，盗众尽死。侯晋奔晋。堵女父、司臣、尉翩、司齐奔宋。

子孔当国，为载书，以位序，原政辟。大夫诸司门子弗顺，将诛之。子产止之，请为之焚书。子孔不可，曰：“为书以定国，众怒而焚之，是众为政也，国不亦难乎？”子产曰：“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，合二难以安国，危之道也。不如焚书以安众，子得所欲，众亦得安，不亦可乎？专欲无成，犯众兴祸，子必从之。”乃焚书于仓门之外，众而后定。

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。晋师城梧及制，士魴、魏绛戍之。书曰：“戍郑虎牢。”非郑地也，言将归焉。

郑及晋平，楚子囊救郑。十一月，诸侯之师还郑而南，至于阳陵，楚师不退。知武子欲退，曰：“今我逃楚，楚必骄，骄则可与战矣。”栾黶曰：“逃楚，晋之耻也。合诸侯以益耻，不如死！我将独进。”师遂进。己亥，与楚师夹颖而军。子蟜曰：“诸侯既有成竹，必不战矣。从之将退，不从亦退。退，楚必围我。犹将退也。不如从楚，亦以退之。”宵涉颖，与楚人盟。栾黶欲伐郑师，荀罃不可，曰：“我实不能御楚，又不能庇郑，郑何罪？不如致怨焉而还。今伐其师，楚必救之，战而不克，为诸侯笑。克不可命，不如还也！”丁未，诸侯之师还，侵郑北鄙而归。楚人亦还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年》

相子驷欲自立为君，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。子孔又欲自立。子产曰：“子驷为不可，诛之，今又效之，是乱无时息也。”于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晋率诸侯伐我，楚来救。子孔作乱，子产攻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62年，周灵王10年，郑简公4年

郑公孙舍之帅师侵宋。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齐世子光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伐郑。

楚子、郑伯伐宋。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齐世子光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

伯、小邾子伐郑。

楚人执郑行人良霄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十一年》

郑人患晋、楚之故。诸大夫曰：“不从晋，国几亡。楚弱于晋，晋不吾疾也。晋疾，楚将辟之。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，楚弗敢敌，而后可固与也。

”子展曰：“与宋为恶，诸侯必至，吾从之盟。楚师至，吾又从之，则晋怒矣。晋能聚来，楚将不能，吾乃固与晋。”大夫说之，使疆场之司恶于宋。宋向戌侵郑，大获。子展曰：“师而伐宋可矣。若我伐宋，诸侯之伐我必疾，吾乃听命焉，且告于楚。楚师至，吾又与之盟，而重赂晋师，乃免矣。”夏，郑子展侵宋。

四月，诸侯伐郑。己亥，齐大子光、宋向戌先至于郑，门于东门。其莫，晋荀罃至于西郊，东侵旧许。卫孙林父侵其北鄙。六月，诸侯会于北林，师于向，右还次于琐，围郑。观兵于南门，西济于济隧。郑人惧，乃行成。

楚子囊乞旅于秦，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，将以伐郑。郑伯逆之。丙子，伐宋。

九月，诸侯悉师以复伐郑。郑人使良霄、大宰石 如楚，告将服于晋，曰：“孤以社稷之故，不能怀君。君若能以玉帛绥晋，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，孤之愿也。”楚人执之。书曰“行人”，言使人也。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，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。甲戌，晋赵武入盟郑伯。冬十月丁亥，郑子展出盟晋侯。十二月戊寅，会于萧鱼。庚辰，赦郑囚，皆礼而归之。纳斥候，禁侵掠。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。公使臧孙纆对曰：“凡我同盟，小国有罪，大国致讨，苟有以藉手，鲜不赦宥。寡君闻命矣。”郑人赂晋侯以师悝、师触、师蠲，广车、斲车淳十五乘，甲兵备。凡兵车百乘，歌钟二肆，及其搏磬、女乐二八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一年》

晋怒郑与楚盟，伐郑，郑与盟。楚共王救郑，败晋兵。简公欲与晋平，楚又囚郑使者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与楚伐宋，晋率诸侯伐我，秦来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60年，周灵王12年，郑简公6年

郑良霄、大宰石 犹在楚。石 言于子囊曰：“先王卜征五年，而岁习其祥，祥习则行。不习则增，修德而改卜。今楚实不竞，行人何罪？止郑一卿，以除其偪，使睦而疾楚，以固于晋，焉用之？使归而废其使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，而相牵引也，不犹愈乎？”楚人归之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三年》

前559年，周灵王13年，郑简公7年

春，王正月，季孙宿、叔老会晋士匄、齐人、宋人、卫人、郑公孙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会吴于向。

叔孙豹会晋荀偃、齐人、宋人、卫北宫括、郑公孙蚤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伐秦。

冬，季孙宿会晋士匄、宋华阅、郑公孙蚤、莒人、邾人于戚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十四年》

夏，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，以报栎之役也。……郑子蟜见卫北宫懿子曰：“与人而不固，取恶莫甚焉！若社稷何？”懿子说。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，济涇而次。秦人毒涇上流，师人多死。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，师皆从之，至于械林，不获成焉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四年》

前558年，周灵王14年，郑简公8年

郑尉氏、司氏之乱，其余盗在宋。郑人以子西、伯有、子产之故，纳赂于宋，以马四十乘，与师蔑、师慧。三月，公孙黑为质焉。司城子罕以堵女父、尉翩、司齐与之。良司臣而逸之，托诸季武子，武子寘诸卞。郑人醢之，三人也。

师慧过宋朝，将私焉。其相曰：“朝也。”慧曰：“无人焉。”相曰：“朝也，何故无人？”慧曰：“必无人焉。若犹有人，岂其以千乘之相，易淫乐之矇？必无人焉故也。”子罕闻之，固请而归之。

十二月，郑人夺堵狗之妻，而归诸范氏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五年》

前557年，周灵王15年，郑简公9年

三月，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于溴梁。

叔老会郑伯、晋荀偃、卫宁殖、宋人伐许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十六年》

晋侯与诸侯宴于温，使诸大夫舞，曰：“歌诗必类。”齐高厚之诗不类。荀偃怒，且曰：“诸侯有异志矣！”使诸大夫盟高厚，高厚逃归。于是，叔孙豹、晋荀偃、宋向戌、卫宁殖、郑公孙蚤、小邾之大夫盟曰：“同讨不庭。”

许男请迁于晋。诸侯遂迁许，许大夫不可。晋人归诸侯。郑子蟜闻将伐许，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六年》

前555年，周灵王17年，郑简公11年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，同围齐。

楚公子午帅师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十八年》

郑子孔欲去诸大夫，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。使告子庚，子庚弗许。楚子闻之，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：“国人谓不穀主社稷，而不出师，死不从礼。不穀即位，于今五年，师徒不出，人其以不穀为自逸，而忘先君之业矣。大夫图之！其若之何？”子庚叹曰：“君王其谓午怀安乎！吾以利社稷也。”见使者

，稽首而对曰：“诸侯方睦于晋，臣请尝之。若可，君而继之。不可，收师而退，可以无害，君亦无辱。”子庚帅师治兵于汾。于是子蟜、伯有、子张从郑伯伐齐。子孔、子展、子西守。二子知子孔之谋，完守入保。子孔不敢会楚师。

楚师伐郑，次于鱼陵。右师城上棘，遂涉颖，次于旃然。蔦子冯、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、胥靡、猷于、雍梁，右回梅山，侵郑东北，至于虫牢而反。子庚门于纯门，信于城下而还。涉于鱼齿之下，甚雨及之，楚师多冻，役徒几尽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八年》

晋率我围齐，楚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54年，周灵王18年，郑简公12年

郑杀其大夫公子嘉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十九年》

郑子孔之为政也专。国人患之，乃讨西宫之难，与纯门之师。子孔当罪，以其甲及子革、子良氏之甲守。甲辰，子展、子西率国人伐之，杀子孔而分其室。书曰：“郑杀其大夫。”专也。子然、子孔，宋子之子也。士子孔，珪妣之子也。珪妣之班，亚宋子而相亲也。二子孔亦相亲也。僖之四年，子然卒。简之元年，士子孔卒。司徒孔实相子革、子良之室。三室如一，故及于难。子革、子良出奔楚，子革为右尹。郑人使子展当国，子西听政，子产为卿。

——《左传 襄公十九年》

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，诛之，而以子产为卿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子产为卿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53年，周灵王19年，郑简公13年

夏六月庚申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，盟于澶渊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年》

前552年，周灵王20年，郑简公14年

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于商任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一年》

前551年，周灵王21年，郑简公15年

冬，公会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于沙随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二年》

夏，晋人征朝于郑，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：“在晋先君悼公九年，我寡君于是即位。即位八月，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。执事不礼于寡君。寡君惧，因是行也。我二年六月朝于楚，晋是以有戏之役。楚人犹竞，而申礼于敝邑。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，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，是以不敢携贰于楚。我四年三月，先大夫子蟜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，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。谓

我敝邑，迩在晋国，譬诸草木，吾臭味也，而何敢差池？楚亦不竞，寡君尽其土实，重之以宗器，以受齐盟。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。贰于楚者，子侯石孟，归而讨之。溴梁之明年，子蟠老矣，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，见于尝酎，与执燔焉。间二年，闻君将靖东夏，四月又朝，以听事期。不朝之间，无岁不聘，无役不从。以大国政令之无常，国家罢病，不虞荐至，无日不惕，岂敢忘职。大国若安定之，其朝夕在庭，何辱命焉？若不恤其患，而以为口实，其无乃不堪任命，而翦为仇讎，敝邑是惧。其敢忘君命？委诸执事，执事实重图之。”

九月，郑公孙黑肱有疾，归邑于公。召室老宗人立段，而使黜官薄祭。祭以特羊，殷以少牢。足以共祀，尽归其余邑。曰：“吾闻之，生于乱世，贵而能贫，民无求焉，可以后亡。敬共事君，与二三子。生在敬戒，不在富也。”己巳，伯张卒。君子曰：“善戒，《诗》曰：‘慎尔侯度，用戒不虞。’郑子张其有焉。”

十二月，郑游畎将归晋，未出竟，遭逆妻者，夺之，以馆于邑。丁巳，其夫攻子明杀之，以其妻行。子展废良而立大叔，曰：“国卿，君之贰也，民之主也，不可以苟。请舍子明之类。”求亡妻者，使复其所。使游氏勿怨，曰：“无昭恶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二年》

前549年，周灵王23年，郑简公17年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于夷仪。

冬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男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四年》

范宣子为政，诸侯之币重。郑人病之。二月，郑伯如晋。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。宣子说，乃轻币。是行也，郑朝晋，为重币故，且请伐陈也。郑伯稽首，宣子辞。子西相，曰：“以陈国之介恃大国而陵虐于敝邑，寡君是以请罪焉。敢不稽首。”

会于夷仪，将以伐齐，水，不克。冬，楚子伐郑以救齐，门于东门，次于棘泽。诸侯还救郑。

晋侯使张骼、辅跖致师，求御于郑。郑人卜宛射犬吉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》

（子产曰）范宣子为政。我请伐陈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48年，周灵王24年，郑简公18年

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于夷仪。

六月壬子，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。

冬，郑公孙夏帅师伐陈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五年》

初，陈侯会楚子伐郑，当陈隧者，井堙木刊。郑人怨之。六月，郑子展、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，宵突陈城，遂入之。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，遇司马桓子，曰：“载余！”曰：“将巡城。”遇贾获，载其母妻，下之而授公车。公曰：“舍而母！”辞曰：“不祥。”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，亦免。子展命师无入公宫，与子产亲御诸门。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。陈侯免，拥社。使其众，男女别而累，以待于朝。子展执紼而见，再拜稽首，取饮而进献。子美入，数俘而出。祝祓社，司徒致民，司马致节，司空致地，乃还。

郑子产献捷于晋，戎服将事。晋人问陈之罪，对曰：“昔虞阏父为周陶正，以服事我先王。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，与其神明之后也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，而封诸陈，以备三恪。则我周之自出，至于今是赖。桓公之乱，蔡人欲立其出。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，蔡人杀之。我又与蔡人奉厉公，至于庄、宣，皆我之自立。夏氏之乱，成公播荡，又我之自入，君所知也。今陈忘周之大德，蔑我大惠，弃我姻亲，介恃楚众，以冯陵敝邑，不可亿逞。我是以有往年之告。未获成命，则有我东门之役。当陈隧者，井堙木刊。敝邑大惧不竞，而耻大姬。天诱其衷，启敝邑心。陈知其罪，授手于我。用敢献功！”晋人曰：“何故侵小？”对曰：“先王之命，唯罪所在，各致其辟。且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国一同，自是以衰。今大国多数圻矣！若无侵小，何以至焉？”晋人曰：“何故戎服？”对曰：“我先君武、庄，为平、桓卿士。城濮之役，文公布命曰：‘各复旧职！’命我文公戎服辅王，以授楚捷，不敢废王命故也。”士庄伯不能诘，复于赵文子。文子曰：“其辞顺，犯顺不祥。”乃受之。

冬十月，子展相郑伯如晋，拜陈之功。子西复伐陈，陈及郑平。

子产始知然明，问为政焉。对曰：“视民如子。见不仁者诛之，如鹰之逐鸟雀也。”子产喜，以语子大叔，且曰：“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，今吾见其心矣。”子大叔问政于子产。子产曰：“政如农功，日夜思之，思其始而成其终。朝夕而行之，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。其过鲜矣。”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》

伐陈，入陈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47年，周灵王25年，郑简公19年

公会晋人、郑良宵、宋人、曹人于澶渊。

六月壬子，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。

冬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六年》

郑伯赏入陈之功。三月甲寅朔，享子展，赐之先路、三命之服，先八邑。赐子产路、再命之服，先六邑。子产辞邑，曰：“自上以下，降杀以两，礼也

。臣之位有四，且子展之功也。臣不敢及赏礼，请辞邑。”公固予之。乃受三邑。公孙挥曰：“子产其将知政矣！让不失礼。”

楚子、秦人侵吴，及雩娄，闻吴有备而还。遂侵郑，五月，至于城麇。郑皇颡戍之。出与楚师战，败。穿封戌囚皇颡，公子围与之争之。正于伯州犁。伯州犁曰：“请问于囚。”乃立囚。伯州犁曰：“所争，君子也，其何不知？”上其手，曰：“夫子为王子围，寡君之贵介弟也。”下其手，曰：“此子为穿封戌，方城外之县尹也。谁获子？”囚曰：“颡遇王子，弱焉。”戌怒，抽戈逐王子围，弗及。楚人以皇颡归。

印董父与皇颡戍城麇，楚人囚之，以献于秦。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，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。子产曰：“不获。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，不可谓国。秦不其然。若曰：‘拜君之勤。郑国微君之惠，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。’其可。”弗从，遂行。秦人不予。更币，从子产而后获之。

六月，公会晋赵武、宋向戌、郑良霄、曹人于澶渊以讨卫，疆戚田。

秋，齐侯、郑伯为卫侯故，如晋，晋侯兼享之。晋侯赋《嘉乐》。国景子相齐侯，赋《蓼萧》。子展相郑伯，赋《缁衣》。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：“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，敢拜郑君之不贰也。”

郑伯归自晋，使子西如晋聘，辞曰：“寡君来烦执事，惧不免于戾。使夏谢不敏。”君子曰：“善事大国。”

许灵公如楚，请伐郑，曰：“师不兴，孤不归矣！”八月，卒于楚。楚子曰：“不伐郑，何以求诸侯？”冬十月，楚子伐郑。郑人将御之，子产曰：“晋、楚将平，诸侯将和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。不如使逞而归，乃易成也。夫小人之性，衅于勇，嗇于祸，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，非国家之利也。若何从之？”子展说，不御寇。十二月乙酉，入南里，堕其城。涉于乐氏，门于师之梁。县门发，获九人焉。涉汜而归。而后葬许灵公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》
简公如晋请卫君还，而封子产以六邑。子产让，受其三邑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楚率陈蔡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46年，周灵王26年，郑简公20年

夏，叔孙豹会晋赵武、楚屈建、蔡公孙归生、卫石恶、陈孔奂、郑良霄、许人、曹人于宋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七年》

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，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二子石从。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》

前545年，周灵王27年，郑简公21年

春，无冰。梓慎曰：“今兹宋、郑其饥乎？岁在星纪，而淫于玄枵，以有时灾，阴不堪阳。蛇乘龙。龙，宋、郑之星也，宋、郑必饥。玄枵，虚中也。”

枵，耗名也。土虚而民耗，不饥何为？”

蔡侯归自晋，入于郑。郑伯享之，不敬。子产曰：“蔡侯其不免乎？日其过此也，君使子展往劳于东门之外，而傲以为己心，将得死乎？若不免，必由其子。其为君也，淫而不父。侨闻之，如是者，恒有子祸。”

蔡侯之如晋也，郑伯使游吉如楚。及汉，楚人还之，曰：“宋之盟，君实亲辱。今吾子来，寡君谓吾子姑还！吾将使駟奔问诸晋而以告。”子大叔曰：“宋之盟，君命将利小国，而亦使安定其社稷，镇抚其民人，以礼承天之休，此君之宪令，而小国之望也。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，以岁之不易，聘于下执事。今执事有命曰，女何与政令之有？必使君弃而封守，跋涉山川，蒙犯霜露，以逞君心。小国将君是望，敢不唯命是听。无乃非盟载之言，以阙君德，而执事有不利焉，小国是惧。不然，其何劳之敢惮？”

子大叔归，复命，告子展曰：“楚子将死矣！不修其政德，而贪昧于诸侯，以逞其愿，欲久得乎？《周易》有之，在《复》之《颐》，曰‘迷复，凶。’其楚子之谓乎？欲复其愿，而弃其本，复归无所，是谓迷复。能无凶乎？君其往也！送葬而归，以快楚心。楚不几十年，未能恤诸侯也。吾乃休吾民矣。”裨竈曰：“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。岁弃其次，而旅于明年之次，以害鸟帑。周、楚恶之。”

九月，郑游吉如晋，告将朝于楚，以从宋之盟。子产相郑伯以如楚，舍不为坛。外仆言曰：“昔先大夫相先君，适四国，未尝不为坛。自是至今，亦皆循之。今子草舍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子产曰：“大适小，则为坛，小适大，苟舍而已。焉用坛？侨闻之，大适小有五美：宥其罪戾，赦其过失，救其灾患，赏其德刑，教其不及。小国不困，怀服如归。是故作坛以昭其功，宣告后人，无怠于德。小适大有五恶：说其罪戾，请其不足，行其政事，共其职责，从其时命。不然，则重其币帛，以贺其福而吊其凶，皆小国之祸也。焉用作坛以昭其祸。所以告子孙，无昭祸焉可也。”

为宋之盟故，公及宋公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如楚。公过郑，郑伯不在。伯有往劳于黄崖，不敬。穆叔曰：“伯有无戾于郑，郑必有大咎。敬，民之主也，而弃之，何以承守？郑人不讨，必受其辜。济泽之阿，行潦之苹藻，寘诸宗室，季兰尸之，敬也。敬可弃乎？”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》

前544年，周景王元年，郑简公22年

仲孙羯会晋荀盈、齐高止、宋华定、卫世叔仪、郑公孙段、曹人、莒人、滕人、薛人、小邾人城杞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二十九年》

夏四月，葬楚康王。公及陈侯、郑伯、许男送葬，至于西门之外。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。

葬灵王。郑上卿有事，子展使印段往。伯有曰：“弱，不可。”子展曰：“与其莫往，弱不犹愈乎？《诗》云‘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’东西南北，谁敢宁处？坚事晋、楚，以蕃王室也。王事无旷，何常之有？”遂使印段如周。

郑子展卒，子皮即位。于是郑饥而不及麦，民病。子皮以子展之命，饷国人粟，户一钟，是以得郑国之民。故罕氏常掌国政，以为上卿。

〔吴公子札〕聘于郑，见子产，如旧相识，与之缟带，子产献紵衣焉。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侈，难将至矣！政必及子。子为政，慎之以礼。不然，郑国将败。”

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，辞曰：“楚、郑方恶，而使余往，是杀余也。”伯有曰：“世行也。”子皙曰：“可则往，难则已，何世之有？”伯有将强使之。子皙怒，将伐伯有氏，大夫和之。十二月己巳，郑大夫盟于伯有氏。裨谿曰：“是盟也，其与几何？《诗》曰：‘君子屡盟，乱是用长’。今是长乱之道也。祸未歇也，必三年而后能纾。”然明曰：“政将焉往？”裨谿曰：“善之代不善，天命也，其焉辟子产？举不逾等，则位班也。择善而举，则世隆也。天又除之，夺伯有魄，子西即世，将焉辟之？天祸郑久矣，其必使子产息之，乃犹可以戾。不然，将亡矣。”——《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》

吴使延陵季子于郑，见子产如旧交，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者侈，难将至，政将及子。子为政，必以礼，不然，郑将败。”子产厚遇季子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吴季札谓子产曰：“政将归子，子以礼，幸脱于戾矣。”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43年，周景王2年，郑简公23年

郑良霄出奔许。自许入于郑。

郑人杀良霄。

晋人、齐人、宋人、卫人、郑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会于澶渊，宋灭故。——《春秋 襄公三十年》

子产相郑伯以如晋，叔向问郑国之政焉。对曰：“吾得见与否，在此岁也。驷、良方争，未知所成。若有所成，吾得见，乃可知也。”叔向曰：“不既和矣乎？”对曰：“伯有侈而悖，子皙好在人上，莫能相下也。虽其和也，犹相积恶也，恶至无日矣。”

夏四月己亥，郑伯及其大夫盟。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。

六月，郑子产如陈涖盟。归，复命，告大夫曰：“陈亡国也，不可与也。聚禾粟，缮城郭，恃此二者，而不抚其民。其君弱植，公子侈，太子卑，大夫敖，政多门，以介于大国，能无亡乎？不过十年矣。”

郑伯有嗜酒，为窟室，而夜饮酒，击钟焉，朝至未已。朝者曰：“公焉在？”其人曰：“吾公在壑谷。”皆自朝布路而罢。既而朝，则又将使子皙如楚，归而饮酒。庚子，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。伯有奔雍梁，醒而后知之，遂奔许。大夫聚谋。子皮曰：“《仲虺之志》云‘乱者取之，亡者侮之。推亡固存，国之利也’罕、驷、丰同生。伯有汰侈，故不免。”

人谓子产：“就直助强！”子产曰：“岂为我徒。国之祸难，谁知所敝？或主强直，难乃不生。姑成吾所。”辛丑，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，不及谋而遂行。印段从之。子皮止之。众曰：“人不我顺，何止焉？”子皮曰：“夫子礼于死者，况生者乎？”遂自止之。壬寅，子产入。癸卯，子石入。皆受盟于子皙氏。乙巳，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。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。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怒，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，曰：“子皮与我矣。”癸丑，晨，自墓门之渎入，因马师颉介于襄库，以伐旧北门。驷带率国人以伐之。皆召子产。子产曰：“兄弟而及此，吾从天所与。”伯有死于羊肆。子驷氏欲攻子产，子皮怒之曰：“礼，国之干也，杀有礼，祸莫大焉。”乃止。

于是游吉如晋还，闻难不入，复命于介。八月甲子，奔晋。驷带追之，及酸枣。与子上盟，用两珪质于河。使公孙肸入盟大夫。己巳，复归。

于子蟠之卒也，将葬，公孙挥与裨竈晨会事焉。过伯有氏，其门上生莠。子羽曰：“其莠犹在乎？”于是岁在降娄，降娄中而旦。裨竈指之曰：“犹可以终岁，岁不及此次也已。”及其亡也，岁在娵訾之口。其明年，乃及降娄。

仆展从伯有，与之皆死。羽颉出奔晋，为任大夫。鸡泽之会，郑乐成奔楚，遂适晋。羽颉因之，与之比，而事赵文子，言伐郑之说焉。以宋之盟故，不可。子皮以公孙鉏为马师。

郑子皮授子产政，辞曰：“国小而偪，族大宠多，不可为也。”子皮曰：“虎帅以听，谁敢犯子？子善相之，国无小，小能事大，国乃宽。”

子产为政，有事伯石，赂与之邑。子大叔曰：“若四国何？”子产曰：“非相违也，而相从也，四国何尤焉？《郑书》有之曰：‘安定国家，必大焉先。’姑先安大，以待其所归。”既，伯石惧而归邑，卒与之。伯有既死，使大史命伯石为卿，辞。大史退，则请命焉。复命之，又辞。如是三，乃受策入拜。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，使次己位。

子产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。大人之忠俭者，从而与之。泰侈者，因而毙之。丰卷将祭，请田焉。弗许，曰：“唯君用鲜，众给而已。”子张怒，退而征役。子产奔晋，子皮止之而逐丰卷。丰卷奔晋。子产请其田里，三年而复之，反其田里及其入焉。从政一年，舆人诵之曰：“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，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！”及三年，又诵之曰

：“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。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”——《左传 襄公三十年》

诸公子争宠相杀，又欲杀子产。公子或谏曰：“子产仁人，郑所以存者子产也，勿杀！”乃止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诸公子争宠相杀，[又欲杀]子产，子成止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42年，周景王3年，郑简公24年

子产相郑伯以如晋，晋侯以我丧故，未之见也。子产使尽坏菘馆之垣而纳车马焉。士文伯让之曰：“敝邑以政刑之不修，寇盗充斥，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？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，高其闾闳，厚其墙垣，以无忧客使。今吾子坏之，虽从者能戒，其若异客何？以敝邑之为盟主，缮完葺墙，以待宾客，若皆毁之，其何以共命？寡君使匄请命。”对曰：“以敝邑褊小，介于大国，诛求无时，是以不敢宁居，悉索敝赋，以来会时事。逢执事之不间，而未得见，又不获闻命，未知见时，不敢输币，亦不敢暴露。其输之，则君之府实也，非荐陈之，不敢输也。其暴露之，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，以重敝邑之罪。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，宫室卑庳，无观台榭，以崇大诸侯之馆。馆如公寝，库厩缮修，司空以时平易道路，圻人以时塙馆宫室。诸侯宾至，甸设庭燎，仆人巡宫，车马有所，宾从有代，巾车脂辖，隶人牧圉，各瞻其事，百官之属，各展其物。公不留宾，而亦无废事，忧乐同之，事则巡之，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。宾至如归，无宁灾患？不畏寇盗，而亦不患燥湿。今铜鞮之宫数里，而诸侯舍于隶人。门不容车，而不可逾越。盗贼公行，而天疠不戒。宾见无时，命不可知。若又勿坏，是无所藏币，以重罪也。敢请执事，将何所命之？虽君之有鲁丧，亦敝邑之忧也。若获荐币，修垣而行，君之惠也。敢惮勤劳？”

文伯复命，赵文子曰：“信！我实不德，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，是吾罪也。”使士文伯谢不敏焉。晋侯见郑伯有加礼，厚其宴好而归之。乃筑诸侯之馆。

郑子皮使印段如楚，以适晋告。礼也。

十二月，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。宋之盟故也。过郑，印段往劳于棐林，如聘礼而以劳辞。文子入聘。子羽为行人，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。事毕而出，言于卫侯曰：“郑有礼，其数世之福也。其无大国之讨乎！《诗》云‘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。’礼之于政，如热之有濯也。濯以救热，何患之有？”

子产之从政也，择能而使之。冯简子能断大事。子大叔美秀而文。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，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、班位、贵贱、能否，而又善辞令。裨谿能谋，谋于野则获，谋于邑则合。郑国将有诸侯之事，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，且使多为辞令。与裨谿乘以适野，使谋可否。而告冯简子，使断之。事成

，乃授于子大叔使行之，以应对宾客。是以鲜有败事。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。

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。然明谓子产曰：“毁乡校，如何？”子产曰：“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。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。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，然犹防川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决使道。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然明曰：“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。小人实不才。若果行此，其郑国实赖之。岂唯二三臣？”仲尼闻是语也，曰：“以是观之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

子皮欲使尹何为邑。子产曰：“少，未知可否？”子皮曰：“愿，吾爱之，不吾叛也。使夫往而学焉，夫亦愈知治矣。”子产曰：“不可。人之爱人，求利之也。今吾子爱人则以政，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伤实多。子之爱人，伤之而已，其谁敢求爱于子？子于郑国，栋也，栋折榱崩，侨将厌焉，敢不尽言。子有美锦，不使人学制焉。大官、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学者制焉。其为美锦，不亦多乎？侨闻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者也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。譬如田猎，射御贯则能获禽，若未尝登车射御，则败绩厌覆是惧，何暇思获？”子皮曰：“善哉！虎不敏。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，小人务知小者近者。我小人也。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。大官、大邑所以庇身也，我远而慢之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。他日我曰：‘子为郑国，我为吾家，以庇焉其可也。’今而后知不足。自今，请虽吾家，听子而行。”子产曰：“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焉。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抑心所谓危，亦以告也。”子皮以为忠。故委政焉。子产是以能为郑国。 —《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》

前541年，周景王4年，郑简公25年

叔孙豹会晋赵武、楚公子围、齐国弱、宋向戌、卫齐恶、陈公子招、蔡公孙归生、郑罕虎、许人、曹人于虢。 —《春秋 昭公元年》

春，楚公子围聘于郑，且娶于公孙段氏，伍举为介。将入馆，郑人恶之。使行人子羽与之言，乃馆于外。既聘，将以众逆。子产患之，使子羽辞曰：“以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从者，请墀听命！”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：“君辱贻寡大夫围，谓围：‘将使丰氏抚有而室。’围布几筵，告于庄、共之庙而来。若野赐之，是委君贶于草莽也！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！不宁唯是，又使围蒙其先君，将不得为寡君老，其蔑以复矣。唯大夫图之！”子羽曰：“小国无罪，恃实其罪。将恃大国之安靖己，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。小国失恃而怨诸侯，使莫不憾者，距违君命，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！不然，敝邑，馆人之属也，其敢爱丰氏之祧？”伍举知其有备也，请垂橐而入，许之。正月乙未，入逆而出，遂会于虢，寻宋之盟也。

夏四月，赵孟、叔孙豹、曹大夫入于郑，郑伯兼享之。子皮戒赵孟，礼终，赵孟赋《瓠叶》。子皮遂戒穆叔，且告之。穆叔曰：“赵孟欲一献，子其从之！”子皮曰：“敢乎？”穆叔曰：“夫人之所欲，又何不敢。”及享，具五献之笱豆于幕下，赵孟辞，私于子产曰：“武请于豕宰矣。”乃用一献。

郑徐吾犯之妹美，公孙楚聘之矣，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。犯惧，告子产。子产曰：“是国无政，非子之患也。唯所欲与。”犯请于二子，请使女择焉。皆许之。子皙盛饰入，布币而出。子南戎服入，左右射，超乘而出。女自房观之，曰：“子皙信美矣，抑子南夫也。夫夫妇妇，所谓顺也。”适子南氏。子皙怒。既而囊甲以见子南，欲杀之而取其妻。子南知之，执戈逐之。及冲，击之以戈。子皙伤而归，告大夫曰：“我好见之，不知其有异志也，故伤。”

大夫皆谋之。子产曰：“直钩，幼贱有罪。罪在楚也。”乃执子南而数之曰：“国之大纲有五，女皆奸之。畏君之威，听其政，尊其贵，事其长，养其亲，五者所以为国也。今君在国，女用兵焉，不畏威也。奸国之纪，不听政也。子皙上大夫，女嬖大夫而弗下之，不尊贵也。幼而不忌，不事长也。兵其从兄，不养亲也。君曰：‘余不女忌杀，宥女以远。’勉速行乎，无重而罪！”五月庚辰，郑放游楚于吴。将行子南，子产咨于大叔。大叔曰：“吉不能亢身，焉能亢宗？彼国政也，非私难也。子图郑国，利则行之，又何疑焉？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，夫岂不爱？王室故也。吉若获戾，子将行之，何有于诸游？”

郑为游楚乱故，六月丁巳，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。罕虎、公孙侨、公孙段、印段、游吉、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，实薰隧。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大史书其名，且曰七子。子产弗讨。

晋侯有疾，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，且问疾。叔向问焉，曰：“寡君之疾病，卜人曰：‘实沈、台骀为祟。’史官莫之知，敢问此何神也？”子产曰：“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阍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寻干戈以相征讨。后帝不臧，迁阍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、商。其季世曰唐叔虞。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，梦帝谓己：‘余命而子曰虞，将与之唐，属之参，而蕃育其子孙。’及生，有文在其手曰‘虞’，遂以命之。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。故参为晋星。由是观之，则实沈，参神也。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为玄冥师，生允格、台骀。台骀能业其官，宣汾、洺，障大泽，以处大原。帝用嘉之，封诸汾川。沈、姒、蓐、黄，实守其祀。今晋主汾而灭之。由是观之，则台骀，汾神也。抑此二者，不及君身。山川之神，则水旱疠疫之菑，于是乎禘之；日月星辰之神，则雪霜风雨不时，于是乎禘之。若君身，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。山川星

辰之神，又何为焉？侨闻之，君子有四时，朝以听政，昼以访问，夕以修令，夜以安身。于是乎节宣其气，勿使有所壅闭湫底，以露其体。兹心不爽，而昏乱百度。今无乃壹之，则生疾矣。侨又闻之，内官不及同姓，其生不殖。美先尽矣，则相生疾，君子是以恶之。故《志》曰：‘买妾不知其姓，则卜之。’违此二者，古之所惧也。男女辨姓，礼之大司也。今君内实有四姬焉，其无乃是也乎？若由是二者，弗可为也已。四姬有省犹可，无则必生疾矣。”叔向曰“善哉！肸未之闻也。此皆然矣。”

叔向出，行人挥送之。叔向问郑故焉，且问子皙。对曰：“其与几何？无礼而好陵人，怙富而卑其上，弗能久矣。”

晋侯闻子产之言，曰：“博物君子也！”厚贿之。

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、伯州犁城犍、栎、郟，郑人惧。子产曰：“不害。令尹将行大事，而先除二子也。祸不及郑，何患焉？”

郑游吉如楚，葬郟敖，且聘立君。归，谓子产曰：“具行器矣！楚王汰侈而自说其事，必合诸侯。吾往无日矣。”子产曰：“不数年，未能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元年》

郑使子产入晋，问平公疾。平公曰：“卜而曰实沈、台骀为祟，史官莫知，敢问？”对曰：“高辛氏有二子，长曰阍伯，季曰实沈，居旷林，不相能也，日操干戈以相征伐。后帝弗臧，迁阍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服事于夏、商，其季世曰唐叔虞。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，梦帝谓己：‘余命而子曰虞，乃与之唐，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。’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，遂以命之。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。故参为晋星。由是观之，则实沈，参神也。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为玄冥师，生允格、台骀。台骀能业其官，宣汾、洮，障大泽，以处太原。帝用嘉之，国之汾川。沈、姒、蓐、黄实守其祀。今晋主汾川而灭之。由是观之，则台骀，汾、洮神也。然是二者不害君身。山川之神，则水旱之灾祭之；日月星辰之神，则雪霜风雨不时祭之；若君疾，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。”平公及叔向曰“善，博物君子也！”厚为之礼于子产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540年，周景王5年，郑简公26年

秋，郑公孙黑将作乱，欲去游氏而代其位，伤疾作而不果。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。子产在鄙闻之，惧弗及，乘遽而至。使吏数之曰：“伯有之乱，以大国之事，而未尔讨也。尔有乱心，无厌，国不女堪。专伐伯有，而罪一也。昆弟争室，而罪二也。薰隧之盟，女矫君位，而罪三也。有死罪三，何以堪之？不速死，大刑将至。”再拜稽首辞曰：“死在朝夕，无助天为虐。”子产曰：“人谁不死。凶人不终，命也。作凶事，为凶人。不助天，其助凶人乎”

？”请以印为褚师。子产曰：“印也若才，君将任之。不才，将朝夕从女。女罪之不恤，而又何请焉？不速死，司寇将至。”七月壬寅，缢。尸诸周氏之衢，加木焉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二年》

前539年，周景王6年，郑简公27年

春，王正月，郑游吉如晋，送少姜之葬。

夏四月，郑伯如晋，公孙段相，甚敬而卑，礼无违者。晋侯嘉焉，授之以策曰：“子丰有劳于晋国，余闻而弗忘。赐女州田，以胙乃旧勋。”伯石再拜稽首，受策以出。

秋七月，郑罕虎如晋，贺夫人，且告曰：“楚人日征敝邑，以不朝立王之故。敝邑之往，则畏执事，其谓寡君‘而固有外心’。其不往，则宋之盟云。进退罪也。寡君使虎布之。”宣子使叔向对曰：“君若辱有寡君，在楚何害？修宋盟也。君苟思盟，寡君乃知免于戾矣。君若不有寡君，虽朝夕辱于敝邑，寡君猜焉。君实有心，何辱命焉？君其往也！苟有寡君，在楚犹在晋也。”

张趯使谓大叔曰：“自子之归也，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，曰‘子其将来！’今子皮实来，小人失望。”大叔曰：“吉贱不获来，畏大国、尊夫人也。且孟曰：‘而将无事。’吉庶几焉。”

十月，郑伯如楚，子产相。楚子享之。赋《吉日》。既享，子产乃具田备，王以田江南之梦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三年》

夏，郑简公朝晋。冬，畏楚灵王之强，又朝楚，子产从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夏，如晋。冬，如楚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38年，周景王7年，郑简公28年

夏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徐子、滕子、顿子、胡子、沈子、小邾子、宋世子佐、淮夷会于申。——《春秋 昭公四年》

春，王正月，许男如楚，楚子止之，遂止郑伯，复田江南，许男与焉。

楚子问于子产曰：“晋其许我诸侯乎？”对曰：“许君。晋君少安，不在诸侯。其大夫多求，莫匡其君。在宋之盟，又曰如一，若不许君，将焉用之？”王曰：“诸侯其来乎？”对曰：“必来。从宋之盟，承君之欢，不畏大国，何故不来？不来者，其鲁、卫、曹、邾乎？曹畏宋，邾畏鲁，鲁、卫偏于齐而亲于晋，唯是不来。其余，君之所及也，谁敢不至？”王曰：“然则吾所求者，无不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求逞于人，不可。与人同欲，尽济。”

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。左师曰：“小国习之，大国用之，敢不荐闻。”献公合诸侯之礼六。子产曰：“小国共职，敢不荐守。”献伯、子、男会公之礼六。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，子产善相小国。

子产见左师曰：“吾不患楚矣，汰而悛谏，不过十年。”左师曰：“然。

不十年侈，其恶不远，远恶而后弃。善亦如之，德远而后兴。”

秋七月，楚子以诸侯伐吴。宋太子、郑伯先归。宋华费遂、郑大夫从。

郑子产作丘赋，国人谤之曰：“其父死于路，己为蚕尾。以令于国，国将若之何？”子宽以告。子产曰：“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。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《诗》曰：‘礼义不愆，何恤于人言。’吾不迁矣。”浑罕曰：“国氏其先亡乎？君子作法于凉，其敝犹贪，作法于贪，敝将若之何？姬在列者，蔡及曹、滕其先亡乎！偪而无礼。郑先卫亡，偪而无法。政不率法，而制于心；民各有心，何上之有？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四年》

郑君病，使子产会诸侯，与楚灵王盟于申，诛齐庆封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子产曰：“三国不会。”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37年，周景王8年，郑简公29年

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，乃杀之。以屈生为莫敖，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。过郑，郑伯劳子荡于汜，劳屈生于菟氏。晋侯送女于邢丘。子产相郑伯，会晋侯于邢丘。

晋韩宣子如楚送女，叔向为介。郑子皮、子大叔劳诸索氏。

韩起反，郑伯劳诸圉，辞不敢见，礼也。

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。晏子骤见之。陈桓子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能用善人，民之主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五年》

前536年，周景王9年，郑简公30年

三月，郑人铸刑书。叔向使诒子产书曰：“始吾有虞于子，今则已矣。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为禄位以劝其从，严断刑罚以威其淫。惧其未也，故诲之以忠，耸之以行，教之以务，使之以和，临之以敬，泄之以强，断之以刚。犹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，民于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祸乱。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并有争心，以征于书，而徼幸以成之，弗可为矣。夏有乱政而作《禹刑》，商有乱政而作《汤刑》，周有乱政而作《九刑》，三辟之兴，皆叔世也。今吾子相郑国，作封洫，立谤政，制参辟，铸刑书，将以靖民，不亦难乎？《诗》曰：‘仪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。’又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’如是，何辟之有？民知争端矣，将弃礼而征于书。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。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，终子之世，郑其败乎？肸闻之，国将亡，必多制，其此之谓乎！”复书曰：“若吾子之言。侨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既不承命，敢忘大德？”

士文伯曰：“火见，郑其火乎？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，藏争端焉。火如

象之，不火何为？”

六月丙戌，郑火。

楚公子弃疾如晋，报韩子也。过郑，郑罕虎、公孙侨、游吉从郑伯以劳诸祖。辞不敢见。固请见之，见。如见王，以其乘马八匹私面。见子皮如上卿，以马六匹。见子产，以马四匹。见子大叔，以马二匹。禁刍牧采樵，不入田，不樵树，不采蓫，不抽屋，不强勺。誓曰：“有犯命者，君子废，小人降。”舍不为暴，主不恩宾。往来如是。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六年》

前535年，周景王10年，郑简公31年

三月，公如楚，郑伯劳于师之梁。

郑子产聘于晋。晋侯有疾。韩宣子逆客，私焉曰：“寡君寝疾，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，有加而无瘳。今梦黄熊入于寝门，其何厉鬼也？”对曰：“以君之明，子为大政，其何厉之有？昔尧殛鲧于羽山，其神化为黄熊，以入于羽渊，实为夏郊，三代祀之。晋为盟主，其或者未祀乎？”韩子祀夏郊。晋侯有间，赐子产莒之二方鼎。

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，曰：“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，而赐之州田，今无禄早世，不获久享君德。其子弗敢有，不敢以闻于君，私致诸子。”宣子辞。子产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，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负荷。施将不能任其先人之禄，其况能任大国之赐？纵吾子为政而可，后之人若属有疆场之言，敝邑获戾，而丰氏受其大讨。吾子取州，是免敝邑于戾，而建寘丰氏也。敢以为请。”宣子受之，以告晋侯。晋侯以与宣子。宣子为初言，病有之，以易原县于乐大心。

郑人相惊以伯有，曰：“伯有至矣。”则皆走，不知所往。铸刑书之岁二月，或梦伯有介而行，曰：“壬子，余将杀带也。明年壬寅，余又将杀段也。”及壬子，驷带卒。国人益惧。齐、燕平之月壬寅，公孙段卒，国人愈惧。其明月，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，乃止。子大叔问其故。子产曰：“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吾为归也。”大叔曰：“公孙洩何为？”子产曰：“说也，为身无义而图说。从政有所反之，以取媚也。不媚不信，不信，民不从也。”

及子产适晋，赵景子问焉，曰：“伯有犹能为鬼乎？”子产曰：“能。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阳曰魂。用物精多，则魂魄强。是以有精爽，至于神明。匹夫匹妇强死，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，以为淫厉。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，子良之孙，子耳之子，敝邑之卿，从政三世矣。郑虽无腆，抑谚曰蕞尔国，而三世执其政柄，其用物也弘矣，其取精也多矣。其族又大，所冯厚矣。而强死，能为鬼，不亦宜乎？”

子皮之族饮酒无度，故马师氏与子皮有恶。齐师还自燕之月，罕朔杀罕魑。罕朔奔晋。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。子产曰：“君之羈臣，苟得容以逃死，何位之敢择？卿违，从大夫之位，罪人以其罪降，古之制也。朔于敝邑，亚大夫也，其官，马师也。获戾而逃，唯执政所寘之。行免其死，为惠大矣。又敢求位？”宣子为子产之敏也，使从嬖大夫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七年》

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，平公有疾，韩宣子赞授客馆。客问君疾，对曰：“寡君之疾久矣，上下神祇无不遍谕，而无除。今梦黄熊入于寝门，不知人杀乎，抑厉鬼邪！”子产曰：“以君之明，子为大政，其何厉之有？侨闻之，昔者，鲧违帝命，殛之于羽山，化为黄熊，以入于羽渊，实为夏郊，三代举之。夫鬼神之所及，非其族类，则绍其同位，是故天子祀上帝，公侯祀百辟，自卿以下不过其族。今周室少卑，晋实继之，其或未举夏郊邪？”宣子以告，祀夏郊，董伯为尸，五日，公见子产，赐之莒鼎。——《国语 晋语八》

前534年，周景王11年，郑简公32年

叔弓如晋，贺麇祁也。游吉相郑伯以如晋，亦贺麇祁也。史赵见子大叔曰：“甚哉，其相蒙也！可吊也，而又贺之？”子大叔曰：“若何吊也？其非唯我贺，将天下实贺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八年》

前533年，周景王12年，郑简公33年

春，叔弓、宋华亥、郑游吉、卫赵黶会楚子于陈。

夏四月，陈灾。郑裨竈曰：“五年，陈将复封。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”子产问其故。对曰：“陈，水属也，火，水妃也，而楚所相也。今火出而火陈，逐楚而建陈也。妃以五成，故曰五年。岁五及鹑火，而后陈卒亡，楚克有之，天之道也，故曰五十二年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九年》

前532年，周景王13年，郑简公34年

春，王正月，有星出于婺女。郑裨竈言于子产曰：“七月戊子，晋君将死。今兹岁在颛顼之虚，姜氏、任氏实守其地。居其维首，而有妖星焉，告邑姜也。邑姜，晋之妣也。天以七纪，戊子，逢公以登，星斯于是乎出。吾是以讥之。”

九月，叔孙婼、齐国弱、宋华定、卫北宫喜、郑罕虎、许人、莒人、邾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如晋，葬平公也。郑子皮将以币行。子产曰：“丧焉用币？用币必百两，百两必千人，千人至将不行。不行，必尽用之。几千人而国不亡？”子皮固请以行。

子皮尽用其币，归谓子羽曰：“非知之实难，将在行之。夫子知之矣，我则不足。《书》曰：‘欲败度，纵败礼。’我之谓矣。夫子知度与礼矣，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年》

前531年，周景王14年，郑简公35年

秋，会于厥憇，谋救蔡也。郑子皮将行。子产曰：“行不远，不能救蔡也。蔡小而不顺，楚大而不德，天将弃蔡以壅楚也。盈而罚之，蔡必亡矣。且丧君而能守者，鲜矣。三年，王其有咎乎！美恶周必复，王恶周矣。”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，弗许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一年》

前530年，周景王15年，郑简公36年

三月，郑简公卒，将为葬除。及游氏之庙，将毁焉。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，而无庸毁。曰：“子产过女，而问何故不毁，乃曰，不忍庙也！诺，将毁矣！”既如是，子产乃使辟之。司墓之室，有当道者。毁之，则朝而塌；弗毁，则日中而塌。子大叔请毁之，曰：“无若诸侯之宾何？”子产曰：“诸侯之宾，能来会吾丧，岂惮日中？无损于宾，而民不害，何故不为？”遂弗毁，日中而葬。君子谓：“子产于是乎知礼。礼无毁人以自成也。”

齐侯、卫侯、郑伯如晋，朝嗣君也。

晋侯享诸侯，子产相郑伯辞于享，请免丧而后听命。晋人许之，礼也。

六月，葬郑简公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二年》

简公卒，子定公宁立。秋定公朝晋昭公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公如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29年，周景王16年，郑定公元年

秋，公会刘子、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于平丘。八月甲戌，同盟于平丘。——《春秋 昭公十三年》

子产、子大叔相郑伯以会。子产以幄幕九张行。子大叔以四十，既而悔之，每舍损焉。及会，亦如之。

甲戌，同盟于平丘，齐服也。令诸侯日中造于除。癸酉，退朝。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，子大叔止之，使待明日。及夕，子产闻其未张也，使速往，乃无所张矣。

及盟，子产争承曰：“昔天子班贡，轻重以列，列尊贡重，周之制也，卑而贡轻者，甸服也。郑，伯男也。而使从公侯之贡，惧弗给也。敢以为请。诸侯靖兵，好以为事。行理之命，无月不至。贡之无艺，小国有阙，所以得罪也。诸侯修盟，存小国也。贡献无极，亡可待也。存亡之制，将在今矣。”自日中以争，至于昏，晋人许之。

既盟，子大叔咎之曰：“诸侯若讨，其可渎乎？”子产曰：“晋政多门，贰偷之不暇，何暇讨？国不竞亦陵，何国之为？”

子产归，未至，闻子皮卒，哭，且曰：“吾已无为为善矣，唯夫子知我。”仲

尼谓：“子产于是行也，足以为国基矣。《诗》曰‘乐只君子，邦国之基。’子产，君子之求乐者也。”且曰：“合诸侯，艺贡事，礼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三年》

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自立，为平王。欲行德诸侯，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郑定公宁元年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26年，周景王19年，郑定公4年

三月，晋韩起聘于郑，郑伯享之。子产戒之曰：“苟有位于朝，无有不共恪。”孔张后至，立于客间。执政御之，适客后。又御之，适县间。客从而笑之。

事毕，富子谏曰：“夫大国之人，不可不慎也，几为之笑而不陵我？我皆有礼，夫犹鄙我。国而无礼，何以求荣？孔张失位，吾子之耻也。”子产怒曰：“发命之不衷，出令之不信，刑之颇类，狱之放纷，会朝之不敬，使命之不听，取陵于大国，罢民而无功，罪及而弗知，侨之耻也。孔张，君之昆孙，子孔之后也，执政之嗣也。为嗣大夫，承命以使，周于诸侯，国人所尊，诸侯所知。立于朝而祀于家，有禄于国，有赋于军，丧祭有职，受脤归脤，其祭在庙，已有著位，在位数世，世守其业，而忘其所，侨焉得耻之？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，是先王无刑罚也。子宁以他规我。”

宣子有环，其一在郑商。宣子谒诸郑伯，子产弗与，曰：“非官府之守器也，寡君不知。”子大叔、子羽谓子产曰：“韩子亦无几求，晋国亦未可以贰。晋国、韩子，不可偷也。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，鬼神而助之，以兴其凶恶，悔之何及？吾子何爱于一环，其以取憎于大国也，盍求而与之？”子产曰：“吾非偷晋而有二心，将终事之，是以弗与，忠信故也。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，立而无令名之患。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，无礼以定其位之患。夫大国之人，令于小国，而皆获所求，将何以给之？一共一否，为罪滋大。大国之求，无礼以斥之，何饜之有？吾且为鄙邑，则失位矣。若韩子奉命以使，而求玉焉，贪淫甚矣，独非罪乎？出一玉以起二罪，吾又失位，韩子成贪，将焉用之？且吾以玉贾罪，不亦锐乎？”

韩子买诸贾人，既成贾矣，商人曰：“必告君大夫。”韩子请诸子产曰：“日起请夫环，执政弗义，弗敢复也。今买诸商人，商人曰，必以闻，敢以为请。”子产对曰：“昔我先君桓公，与商人皆出自周。庸次比耦，以艾杀此地，斩之蓬蒿藜荻，而共处之。世有盟誓，以相信也，曰：‘尔无我叛，我无强贾，毋或勾夺。尔有利市宝贿，我勿与知。’恃此质誓，故能相保，以至于今。今吾子以好来辱，而谓敝邑强夺商人，是教敝邑背盟誓也，毋乃不可乎

！吾子得玉而失诸侯，必不为也。若大国令，而共无艺，郑，鄙邑也，亦弗为也。侨若献玉，不知所成，敢私布之。”韩子辞玉曰：“起不敏，敢求玉以徼二罪？敢辞之。”

夏四月，郑六卿饯宣子于郊。宣子曰：“二三君子请皆赋，起亦以知郑志。”子蠡赋《野有蔓草》。宣子曰：“孺子善哉，吾有望矣。”子产赋郑之《羔裘》。宣子曰：“起不堪也。”子大叔赋《褰裳》。宣子曰：“起在此，敢勤子至于他人乎？”子大叔拜。宣子曰：“善哉，子之言是。不有是事，其能终乎？”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蘧兮》。宣子喜曰：“郑其庶乎。二三君子以君命赋起，赋不出郑志，皆昵燕好也。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，可以无惧矣。”宣子皆献马焉，而赋《我将》。子产拜，使五卿皆拜，曰：“吾子靖乱，敢不拜德？”宣子私觐于子产，以玉与马，曰：“子命起舍夫玉，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，敢不藉手以拜？”

郑大旱，使屠击、祝款、竖柎有事于桑山。斩其木，不雨。子产曰：“有事于山，蓺山林也，而斩其木，其罪大矣。”夺之官邑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六年》

晋昭公卒，其六卿强，公室卑。子产谓韩宣子曰：“为政必以德，毋忘所以立。”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525年，周景王20年，郑定公5年

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西及汉。申须曰：“彗所以除旧布新也。天事恒象，今除于火，火出必布焉。诸侯其有火灾乎？”梓慎曰：“往年吾见之，是其征也，火出而见。今兹火出而章，必火入而伏。其居火也久矣，其与然乎？火出，于夏为三月，于商为四月，于周为五月。夏数得天，若火作，其四国当之，在宋、卫、陈、郑乎？宋，大辰之虚也，陈，大昊之虚也，郑，祝融之虚也，皆火房也。星孛及汉，汉，水祥也。卫，颛顼之虚也，故为帝丘。其星为大水，水，火之牡也。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？水火所以合也。若火入而伏，必以壬午，不过其见之月。”郑裨竈言于子产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将同日火，若我用瓘斝玉瓚，郑必不火。”子产弗与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七年》

火，欲禳之，子产曰：“不如修德。”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24年，周景王21年，郑定公6年

夏五月，火始昏见。丙子，风。梓慎曰：“是谓融风，火之始也。七日，其火作乎？”戊寅，风甚。壬午，大甚。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。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，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也。”数日，皆来告火。裨竈曰：“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”郑人请用之。子产不可。子大叔曰：“宝，以保民也。若有火，国几亡，可以救亡，子何爱焉？”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。灶焉知天道？是亦多言矣，岂不或信？”遂不与，亦不复火

郑之未灾也，里析告子产曰：“将有大祥，民震动，国几亡。吾身泯焉，弗良及也。国迁其可乎？”子产曰：“虽可，吾不足以定迁矣。”及火，里析死矣，未葬，子产使舆三十人，迁其柩。火作，子产辞晋公子、公孙于东门。使司寇出新客，禁旧客勿出于宫。使子宽、子上巡群屏摄，至于大宫。使公孙登徙大龟。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庙，告于先君。使府人、库人各做其事。商成公做司宫，出旧宫人，寘诸火所不及。司马、司寇列居火道，行火所焮。城下之人，伍列登城。明日，使野司寇各保其征。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，禳火于玄冥、回禄，祈于四鄘。书焚室而宽其征，与之材。三日哭，国不市。使行人告于诸侯。

七月，郑子产为火故，大为社，祓禳于四方，振除火灾，礼也。乃简兵大蒐，将为蒐除。子大叔之庙在道南，其寝在道北，其庭小。过期三日，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，曰：“子产过女而命速除，乃毁于而向。”子产朝，过而怒之，除者南毁。子产及冲，使从者止之曰：“毁于北方。”

火之作也，子产授兵登陴。子大叔曰：“晋无乃讨乎。”子产曰：“吾闻之，小国忘守则危，况有灾乎！国之不可小，有备故也。”既，晋之边吏让郑曰：“郑国有灾，晋君大夫不敢宁居，卜筮走望，不爱牲玉。郑之有灾，寡君之忧也。今执事撝然授兵登陴，将以谁罪？边人恐惧，不敢不告。”子产对曰：“若吾子之言，敝邑之灾，君之忧也。敝邑失政，天降之灾。又惧谗慝之间谋之，以启贪人，荐为敝邑不利，以重君之忧。幸而不亡，犹可说也。不幸而亡，君虽忧之，亦无及也。郑有他竟，望走在晋。既事晋矣，其敢有二心？”

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：“许于郑，仇敌也，而居楚地，以不礼于郑。晋、郑方睦，郑若伐许，而晋助之，楚丧地矣。君盍迁许？许不专于楚。郑方有令政。许曰‘余旧国也’，郑曰‘余俘邑也’，叶在楚国，方城外之蔽也。土不可易，国不可小，许不可俘，讎不可启。君其图之。”楚子说。冬，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，实白羽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八年》

郑火，公欲禳之。子产曰：“不如修德。”——《郑世家》

火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23年，周景王22年，郑定公7年

是岁也，郑驷偃卒。子游娶于晋大夫，生丝，弱。其父兄立子瑕。子产憎其为人也，且以为不顺，弗许，亦弗止。驷氏聳。

他日，丝以告其舅。冬，晋人使以币如郑，问驷乞之立故。驷氏惧，驷乞欲逃。子产弗遣。请龟以下，亦弗予。大夫谋对。子产不待而对客曰：“郑国不天，寡君之二三臣，札瘥夭昏。今又丧我先大夫偃，其子幼弱，其一二父兄

，惧队宗主，私族于谋而立长亲。寡君与其二三老曰：‘抑天实剥乱是，吾何知焉？’谚曰：‘无过乱门’。民有兵乱，犹惮过之，而况敢知天之所乱。今大夫将问其故，抑寡君实不敢知，其谁知之。平丘之会，君寻旧盟曰：‘无或失职。’若寡君之二三臣，其即世者，晋大夫而专制其位，是晋之县鄙也，何国之为？”辞客币而报其使。晋人舍之。

郑大水，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。国人请为祭焉，子产弗许，曰：“我斗，龙不我覿也。龙斗，我独何覿焉？禳之，则彼其室也。吾无求于龙，龙亦无求于我。”乃止也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十九年》

前522年，周景王23年，郑定公8年

郑子产有疾，谓子大叔曰：“我死，子必为政，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”疾数月而卒。大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郑国多盗，取人于萑苻之泽。大叔悔之曰：“吾早从夫子，不及此。”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，尽杀之。盗少止。

及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出涕曰：“古之遗爱也。”——《左传 昭公二十年》
楚太子建来奔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楚太子建从宋来奔，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20年，周景王25年，郑定公10年

太子建与晋谋袭郑。郑杀建，建子胜奔吴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519年，周敬王元年，郑定公11年

定公如晋。晋与郑谋，诛周乱臣，入敬王于周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楚建作乱，杀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18年，周敬王2年，郑定公12年

郑伯如晋，子大叔相，见范献子。献子曰：“若王室何？”对曰：“老夫其国家不能恤，敢及王室。抑人亦有言曰：‘嫫不恤其纬，而忧宗周之隕，为将及焉。’今王室实蠢蠢焉，吾小国惧矣。然大国之忧也，吾侪何知焉？吾子其早图之！《诗》曰：‘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。’王室之不宁，晋之耻也。”献子惧，而与宣子图之。乃征会于诸侯，期以明年。——《左传 昭公二十四年》

公如晋，请内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17年，周敬王3年，郑定公13年

夏，叔诣会晋赵鞅、宋乐大心、卫北宫喜、郑游吉、曹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小邾人于黄父。——《春秋 昭公二十五年》

定公卒，子献公蚤立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513年，周敬王7年，郑献公元年

郑献公蚤元年。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10年，周敬王10年，郑献公4年

冬，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、齐高张、宋仲几、卫世叔孙、郑国参、曹人、莒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城成周。—《春秋 昭公三十二年》

前506年，周敬王14年，郑献公8年

三月，公会刘子、晋侯、宋公、蔡侯、卫侯、陈子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顿子、胡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、齐国夏于召陵，侵楚。—《春秋 定公四年》

四年春三月，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，谋伐楚也。

晋人假羽旄于郑，郑人与之。明日，或旆以会。晋于是乎失诸侯。

反自召陵，郑子大叔未至而卒。晋赵简子为之临，甚哀，曰：“黄父之会，夫子语我九言，曰：‘无始乱，无怙富，无恃宠，无违同，无敖礼，无骄能，无复怒，无谋非德，无犯非义。’”—《左传 定公四年》

前504年，周敬王16年，郑献公10年

春，王正月癸亥，郑游速帅师灭许，以许男斯归。二月，公侵郑。—《春秋 定公六年》

六年春，郑灭许，因楚败也。

二月，公侵郑取匡，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。

夏，季桓子如晋，献郑俘也。

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，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。郑于是乎伐冯、滑、胥靡、负黍、狐人、阙外。六月，晋阎没戍周，且城胥靡。—《左传 定公六年》

鲁侵我。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03年，周敬王17年，郑献公11年

秋，齐侯、郑伯盟于鹹，征会于卫。卫侯欲叛晋，诸大夫不可。使北宫结如齐，而私于齐侯曰：“执结以侵我。”齐侯从之，乃盟于琐。—《左传 定公七年》

前502年，周敬王18年，郑献公12年

晋士鞅帅师侵郑，遂侵卫。

冬，卫侯、郑伯盟于曲濮。—《春秋 定公八年》

秋，晋士鞅会成桓公，侵郑，围虫牢，报伊阙也。遂侵卫。

郑驷颺嗣子大叔为政。—《左传 定公八年》

前501年，周敬王19年，郑献公13年

夏四月戊申，郑伯蚤卒。

六月，葬郑献公。——《春秋 定公九年》

郑驷颛杀邓析，而用其竹刑。君子谓：“子然于是不忠。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，弃其邪可也。《静女》之三章，取彤管焉。《竿旒》‘何以告之’，取其忠也。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。《诗》云：‘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’思其人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？子然无以劝能矣。”——《左传 定公九年》

献公十三年卒，子声公胜立。当是时，晋六卿强，侵夺郑，郑遂弱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献公薨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500年，周敬王20年，郑声公元年

冬，齐侯、卫侯、郑游速会于安甫。——《春秋 定公十年》

郑声公胜元年，郑益弱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99年，周敬王21年，郑声公2年

冬，及郑平。叔还如郑洧盟——《春秋 定公十一年》

前496年，周敬王24年，郑声公5年

冬十二月，晋人败范、中行氏之师于潞，获籍秦、高强。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。——《左传 定公十四年》

郑相子产卒，郑人皆哭泣，悲之如亡亲戚。子产者，郑成公少子也。为人仁爱人，事君忠厚。孔子尝过郑，与子产如兄弟云。及子产死，孔为泣曰：“古之遗爱也！”——《郑世家》

子产卒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95年，周敬王25年，郑声公6年

郑罕达帅师伐宋。——《春秋 定公十五年》

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。——《左传 定公十五年》

伐宋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93年，周敬王27年，郑声公8年

秋八月甲戌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，郑师败绩。——《春秋 哀公二年》

秋八月，齐人输范氏粟，郑子姚、子般送之。士吉射逆之，赵鞅御之，遇于戚。阳虎曰：“吾车少，以兵车之旆，与罕、驷兵车先陈。罕、驷自后随而从之。彼见吾貌，必有惧心。于是乎会之，必大败之。”从之。卜战，龟焦。乐丁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。’谋协以故兆，询可也。”简子曰：“范氏、中行氏，反易天明，斩艾百姓，欲擅晋国而灭其君。寡君恃郑而保焉。今郑为不道，弃君助臣，二三子顺天明，从君命，经德义，除诟耻，在此

行也。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万，庶人工商遂，人臣隶圉免。志父无罪，君实图之。若其有罪，绞缢以戮，桐棺三寸，不设属辟，素车朴马，无入于兆，下卿之罚也。”甲戌，将战，邴无恤御简子，卫太子为右。登铁上，望见郑师众，太子惧，自投于车下。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，曰：“妇人也。”简子巡列曰：“毕万，匹夫也。七战皆获，有马百乘，死于牖下。群子勉之，死不在寇。”繁羽御赵罗，宋勇为右，罗无勇，麋之。吏诘之，御对曰：“疋作而伏。”卫太子祷曰：“曾孙蒯聩敢昭皇祖文王，烈祖康叔，文祖襄公：郑胜乱从，晋午在难，不能治乱，使鞅讨之。蒯聩不敢自佚，备持矛焉。敢告无绝筋，无折骨，无面伤，以集大事，无作三祖羞。大命不肯请，佩玉不敢爱。”郑人击简子中肩，毙于车中，获其蜂旗。太子救之以戈，郑师北，获温大夫赵罗。太子复伐之，郑师大败，获齐粟千车。赵孟喜曰：“可矣。”傅叟曰：“虽克郑，犹有知在，忧未艾也。”

初，周人与范氏田，公孙龙税焉。赵氏得而献之，吏请杀之。赵孟曰：“为其主也，何罪？”止而与之田。及铁之战，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，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，献曰：“请报主德。”

追郑师。姚、般、公孙林殿而射，前列多死。赵孟曰：“国无小。”既战，简子曰：“吾伏弢呕血，鼓音不衰，今日我上也。”太子曰：“吾救主于车，退敌于下，我右之上也。”邴良曰：“我两鞞将绝，吾能止之，我御之上也。”驾而乘材，两鞞皆绝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二年》

晋范、中行氏反晋，告急于郑，郑求之。晋伐郑，败郑军于铁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救范、中行氏，与赵鞅战于铁，败我师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90年，周敬王30年，郑声公11年

郑驷秦富而侈，嬖大夫也，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。郑人恶而杀之。子思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不解于位，民之攸墜。’不守其位，而能久者鲜矣。《商颂》曰：‘不僭不滥，不敢怠皇，命以多福。’”——《左传 哀公五年》

前488年，周敬王32年，郑声公13年

春，宋皇瑗帅师侵郑。

冬，郑驷弘帅师救曹。——《春秋 哀公七年》

春，宋师侵郑，郑叛晋故也。

宋人围曹。郑桓子思曰：“宋人有曹，郑之患也。不可以不救。”冬，郑师救曹，侵宋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七年》

前486年，周敬王34年，郑声公15年

郑武子膳之嬖许瑕求邑，无以与之。请外取，许之。故围宋雍丘。宋皇瑗

围郑师，每日迁舍，垒合，郑师哭。子姚救之，大败。二月甲戌，宋取郑师于雍丘，使有能者无死，以郑张与郑罗归。

宋公伐郑。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，占诸史赵、史墨、史龟。史龟曰：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伐齐则可，敌宋不吉。”史墨曰：“盈，水名也。子，水位也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史赵曰：“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郑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郑则不吉，不知其他。”阳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泰》之《需》，曰：“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郑，甥舅也。祉，禄也。若帝乙之元子归妹，而有吉禄，我安得吉焉？”乃止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九年》

围宋，败我师雍丘，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85年，周敬王35年，郑声公16年

夏，宋人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哀公十年》

前483年，周敬王37年，郑声公18年

秋，宋皇巢帅师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哀公十二年》

宋郑之间有隙地焉，曰弥作、顷丘、玉畅、嵒、戈、锡。子产与宋人为成，曰：“勿有是。”及宋平、元之族自萧奔郑，郑人为之城嵒、戈、锡。九月，宋向巢伐郑，取锡，杀元公之孙，遂围嵒。十二月，郑罕达救嵒，丙申，围宋师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十二年》

宋伐我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82年，周敬王38年，郑声公19年

春，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。——《春秋 哀公十三年》

春，宋向魋救其师。郑子賁使徇曰：“得桓魋者有赏。”魋也逃归，遂取宋师于，获成讙、郟延。以六邑为虚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十三年》

败宋师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80年，周敬王40年，郑声公21年

郑伯伐宋。

冬，晋侯伐郑。——《春秋 哀公十五年》

前479年，周敬王41年，郑声公22年

楚太子建之遇谗也，自城父奔宋。又辟华氏之乱于郑，郑人甚善之。又适晋，与晋人谋袭郑，乃求复焉。郑人复之如初。晋人使谍于子木，请行而期焉。子木暴虐于其私邑，邑人诉之。郑人省之，得晋谍焉。遂杀子木。其子曰胜，在吴。子西欲召之。叶公曰：“吾闻胜也诈而乱，无乃害乎。”子西曰：“吾闻胜也信而勇，不为不利，舍诸边竟，使卫藩焉。”叶公曰：“周仁之

谓信，率义之为勇。吾闻胜也好复言，而求死士，殆有私乎？复言，非信也。期死，非勇也。子必悔之。”弗从。召之使处吴竟，为白公。请伐郑。子西曰：“楚未节也。不然，吾不忘也。”他日，又请，许之。未起师。晋人伐郑，楚救之。与之盟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十六年》

前477年，周敬王43年，郑声公24年

三十八卒。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前475年，周元王2年，郑声公26年

春，齐人来征会。夏，会于廩丘。为郑故，谋伐晋。郑人辞诸侯，秋，师还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二十年》

前468年，周定王元年，郑声公33年

晋荀瑶帅师伐郑，次于桐丘。郑驷弘请救于齐。齐师将兴，陈成子属孤子，三日朝。设乘车两马，繫五邑焉。召颜涿聚之子晋，曰：“隰之役，而父死焉。以国之多难，未女恤也。今君命女以是邑也，服车而朝，毋废前劳。”乃救郑。及留舒，违穀七里，穀人不知。及濮，雨，不涉。子思曰：“大国在敝邑之宇下，是以告急。今师不行，恐无及也。”成子衣制，杖戈，立于阪上，马不出者，助之鞭之。知伯闻之，乃还，曰：“我卜伐郑，不卜敌齐。”使成子曰：“大夫陈子，陈之自出。陈之不祀，郑之罪也。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。谓大夫其恤陈乎？若利本之颠，瑶何有焉？”成子怒曰：“多陵人者皆不在，知伯其能久乎？”中行文子告成子曰：“有自晋师告寅者，将为轻车千乘，以厌齐师之门，则可尽也。”成子曰：“寡君命恒曰：‘无及寡，无畏众。’虽过千乘，敢辟之乎？将以子之命告寡君。”文子曰：“吾乃今知所以亡。君子之谋也，始衷终皆举之，而后入焉。今我三不知而入之，不亦难乎？”

悼之四年，晋荀瑶帅师围郑。未至，郑驷弘曰：“知伯愎而好胜，早下之，则可行也。”乃先保南里以待之。知伯入南里，门于桔株之门。郑人俘鄆魁垒，赂之以知政，闭其口而死。将门，知伯谓赵孟：“入之。”对曰：“主在此。”知伯曰：“恶而无勇，何以为子？”对曰：“以能忍耻，庶无害赵宗乎。”知伯不悛，赵襄子由是誓知伯，遂丧之。知伯贪而愎，故韩、魏反而丧之。——《左传 哀公二十七年》

前465年，周定王4年，郑声公36年

声公卒，子哀公易立。——《郑世家》

前464年，周定王5年，郑声公37年

知伯伐郑，驷桓子如齐求援。——《六国年表》

前463年，周定王6年，郑声公38年

郑声公卒。——《六国年表》

前462年，周定王7年，郑哀公元年
郑哀公元年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455年，周定王14年，郑哀公8年
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，是为共公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454年，周定王15年，郑共公元年
前452年，周定王17年，郑共公3年
三晋灭智伯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424年，周威烈王2年，郑共公31年
共公卒，子幽公已立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423年，周威烈王3年，郑幽公元年
韩武子伐郑，杀幽公。郑人立幽公弟骀，是为繻公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幽公元年，韩杀之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422年，周威烈王4年，郑繻公元年
郑立幽公子，是为繻公，元年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408年，周威烈王18年，郑繻公15年
韩景侯伐郑，取雍丘。郑城京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韩景侯虔元年，伐郑，取雍丘。郑城京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407年，周威烈王19年，郑繻公16年
郑伐韩，败韩兵于负黍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败韩于负黍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403年，周威烈王23年，郑繻公20年
韩、赵、魏列为诸侯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前400年，周安王2年，郑繻公23年
郑围韩之阳翟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围阳翟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98年，周安王4年，郑繻公25年
郑君杀其相子阳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杀其相驷子阳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96年，周安王6年，郑繻公27年
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，是为郑君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繻公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95年，周安王7年，郑康公元年
郑康公元年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94年，周安王8年，郑康公2年

郑君乙立二年，郑负黍反，复归韩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郑负黍反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85年，周安王17年，郑康公11年

韩伐郑，取阳城。 — 《郑世家》

伐郑，取阳城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80年，周安王22年，郑康公16年

郑败晋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75年，周烈王元年，郑康公20年

〔韩哀侯二年〕灭郑。康公二十年灭，无后。 — 《六国年表》

前374年，周烈王2年

〔郑君乙〕二十一年，韩哀侯灭郑，并其国。 — 《郑世家》